

目 录

城市	(1)
乡村啊 ,乡村.....	(19)
大地啊 ,大地.....	(26)
宇航员自杀	(30)
逃往火狱	(34)
安魂草与该死的树	(47)
死亡	(52)
叶尔孤白一家真该诅咒 ,	
应祝福的则是商队	(69)
你们见新月开斋	(79)
最后聚礼日的祈祷	(88)
最后的聚礼日没有祈祷	(97)
中午时的宣斋员	(107)

城 市

城市是生活的梦魇，而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生活的乐园。它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更不要说是现在了！假若它是乐园的话，那原先设计出它来就该是为达到欢乐的目的的。但是城市却绝对不是为安适、愉悦、有趣或是欢乐而建的。城市是一处生活的聚集地，人们发觉自己是不得不在其中的。没有一个人居住在城市里是为了消遣，而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追求，为了劳动，为了需要，为了那个迫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的职务。

城市是社会人情关系的坟墓。一个人只要进了城市就会身不由己地在它的波涛中挣扎。那波

涛把他从一条街冲向另一条街，从一个区冲向另一个区，从一项工作冲向另一项工作，从一个伙伴冲向另一个伙伴。城市生活由于其本性所决定，它的目的就是功利和机会，它的道德就是虚伪，“在城市人中也有许多伪善者，他们长于伪装”（《古兰经》）¹。每样事物都会有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物质价钱。城市越先进、越发展，就会越复杂，距离友爱精神和社会道德越远。以至于在城里，同一座楼的居民相互竟不认识，特别是楼大了更是如此。人们的身份、关系都成了号码，人们不说：“某某部落的某某的儿子某某。”而是说：“多少多少号。”城市居民相互谈话不提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而是提号码：“你就是住在××层××单元的那个人啊！”“我是电话号码××××，汽车号码××××的那个人”……诸如此类。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人彼此不认识，因为他们并非是相互选择了对方，而是发现他们自己同住在一条大街、一条小巷，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也不是亲缘关系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相反，城市倒硬是把亲人都拆散了，让父子、母子，有时甚至连夫妻都分离开，而把冤家对头、相互毫不相干的人硬拉扯在一起。城市就是这样：在拆散亲人的同时，把不相干的人硬塞在一起。

城市生活纯粹是一种蛆虫（生物）式的生活。人在其中毫无意义、毫无见解、毫无思考地活着和死去。人不论活着还是死去，反正都是在一座坟墓里。在城市里没有自由，没有舒适，也没有清静。到处除了墙还是墙。不论在住宅里，住宅外，在楼里，在街上，在工作中，你都不可能想坐下来便坐下来，想去哪儿便去哪儿，甚至你什么时候想站下来都不可能：当你站下来，要同也许是邂逅相遇的朋友或是亲戚握握手时，行人会碰到你跟前，将你冲离开你的亲友，或者是把你与他隔离开来，于是你会发现，你伸出去想同亲友相握的手竟会被一个行人不经意地撞开，那家伙根本不会体察你们当时的境况。他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你想过马路，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你不留神，不当心，不再三再四地左顾右盼，说不定仅仅是为了穿过一条马路，就会丢掉一条命或是失去一条胳膊、腿什么的。你也许会被围困在马路中间进退维谷，处在城市车水马龙的险境中，只好死死地站在那里不动，看着周围的轿车、卡车、火车、清洁车……来往飞驰而过。

在你拥我挤的城市里，令人开心友爱的社会故事会显得不可思议。一旦有了这种事，不是有

时让人不可理解，就是有时让人感到是虚情假意。在城市的大街、马路上，熙来攘往的车水马龙中，人和猫是等同的。当你听到一辆汽车的刹车声，就会一下子也刹住车，不由自主地说：“这不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畜生。”因为这两者不论哪一个在你面前穿过去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你都得采取同样的姿态赶紧刹住汽车，生怕轧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城里的交通警察都会书面地或口头地提醒你：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由于一个人或是一只猫在横穿马路时引起的结果。

这就是城市。在城市里没有“请”这一说，而是代之以“推”：用肩膀推！用手掌推！掏出钱来推！用任何社会身份推！城市就是“推”而不是“请”！在城市里，人还不如墙壁对你更尊重些：你有时可以靠着墙歇一歇；墙上贴着各种通知、指示和广告时，它可以引导你到要去的地方；可是谁若是需要这些信息，而去询问一个城里的居民或路人时，他却很难从那人的口中得到答案。你如果向一个城里人问起这类事，他会对你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抱歉！我还有急事。”“请原谅！我得赶火车。”“我得赶汽车！”“我的车来了！”……等等。他会对你说：“你还是看看墙上是怎么写的吧！”在城市里，

只有墙站在那里，而人们是无法同墙一道站在那里的。城市到处是烟尘、肮脏、潮湿。城市纵然是在沙漠里，你的工作即使很干净，你也照样会弄得肮里肮脏的。你哪怕不是干粉刷、油漆工的，也不是制土坯、做泥瓦匠的，也照样会搞得灰头土脸，脏得一塌糊涂。若想在城市里生活，你就免不了要忍受这种肮脏；你就得让自己的衬衣领子任烟尘去熏染；不干什么活却一身臭汗，浑身黏糊糊的，你也得忍受着。在城市里，你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学会了一些浅显、简单却又免不了的词语、手势，因为它们是城市交际、应酬手段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一些期望解答的问题，你学会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你会漫不经心脱口而出地回答人家的问话：“没有！”“不行！”“听天由命吧！”“就是这样！”“不，大叔！”“不，兄弟！”“他们是这么说的！”“那是老早的事了！”“走吧！祝你好运。”“去你的，别挡道！”“当心！”……如果有人问你或是你扪心自问：“你刚才说什么了？”你会回答不上来，也记不得自己说了这些词句。因为这些词句已成了城市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它们会不由自主地被脱口而出，以证明城市生活的空虚、毫无内容。什么叫“没有”？没有什么呀？什么叫“就是这样”？你凭什么说“不”？谁是你的大叔？谁又

是你的兄弟？什么叫“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是谁？什么叫“那是老早的事了”？是什么时候？什么是你在城市里的道路？如果劈头盖脸地向你提出这类问题，你一定会招架不住，什么也答不上来。因为这是城市的话语，是为了敷衍、应酬，为了消磨时间的。确实，城市生活纯粹就是消磨一段段的时间，直到另一段时间的到来——工作时间，睡眠或是失眠的时间。

城市就是赶时髦，追新潮，吵吵嚷嚷，花里胡哨，东施效颦，纸醉金迷，没有什么有益的奉献却有不少的要求，是毫无意义的存在。最糟糕的是在城市里没有抵抗的能力。城市居民没有能力抵抗时髦、新潮，哪怕他并不欣赏那些玩意儿；他没有能力抵抗失落；他也没有能力抵抗那些要命的没完没了的消费。如果你新近才把自己塞进城市里，而并非是它的老居民，对它并不适应，那么你准会成为全城的笑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按照自己的而不是城里人的意思、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去行事，那你在他们眼中就会成为一个怪物，没有人会理解你。当你想改变自己，以便成为一个城里人时，你又会变得不伦不类。

在城市里，说不定儿子会杀死自己的父亲，也说不定父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他们中的一个只顾加速地开火车、汽车或是任何什么车，无意

间就可能轧死亲人。这就是城市的速度，城市的拥挤，城市的自私自利。在城市里，儿子说不定会骂了自己的老子：当父亲的车与他抢道，或者是用车灯晃了他的眼，而他全然不知那是谁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在城市里，由于人太多，人们又会不经意地很快地时而分时而合的，非法的事就会常常同合法的事混淆在一起。

问题绝不在人，不在城市的居民身上：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们差不多在什么事情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都是相似的，特别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宗教的人更是如此。问题出在城市本性上：是它使得人们不得不逐渐地入乡随俗，随波逐流，以至于随着在城市里时间的推移，那一切竟变成了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品行。人们本来是为了需要才建起城市，可是城市建起之后，对于那些建起它并住在它里面的人来说，它竟变成了他们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城市里，什么东西都讲价钱，什么奢侈品都成了必需品，而每种价格又有物质价和精神价，于是便产生了城市生活的危机。

城市与农业是对立的：它是在农业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它把好端端结果的树连根拔掉了；它引诱农民丢开农业，变成了流落在城市街头巷尾的懒汉、混混、乞丐、无业游民……与此同

时，城市还吞噬所有的农产品，其需求有增无减；而城市居民所需求的这些农产品则需要农田，需要农民。城市是与生产对立的：因为生产要求吃苦耐劳，而城市由于其生活本性决定，它是不要吃苦耐劳、勤恳认真的；它出于本性，是只要索取，不想给予，只要消费，不想生产的。它向四面八方伸展，向外无限地扩张；它像苔藓一样，寄生在周围一切的身上；又像章鱼一样，伸出触角，散布毒汁；它败坏了纯净的空气：把氧气变成了二氧化碳，又把二氧化碳变成一氧化碳；它把大自然的景象弄得丑陋不堪；它将大自然的明镜变得昏暗不清；它喷出烟雾和种种毒气、臭气，令人窒息，污染了一切，遮蔽了星辰、月亮，甚至太阳；它喧嚣，闹腾，吵吵嚷嚷，沸反盈天，震耳欲聋，让人神经紧张，令人感到头痛；它伸展开来，要吞噬农业土地，吞噬周围的村庄，把它们卷入在自己肮脏的、令人窒息的翅膀之下；于是它张牙舞爪——它的爪牙就是那些街道马路、楼房建筑、公共设施……它张牙舞爪地扑向那些本来是太平无事、安安静静、孤零零的小村庄。于是那些村庄一下子就变成了城郊区，随之又变成了城厢区，然后就成了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一来，那些乡村就被城市碾压完了。于是它们由一些安静、美好、卫

生、花开似锦、居民团结、生产性的村庄，变成了城市中一个黑暗、患病的细胞，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而整个的城市就意味着沉重、病态，不生产却让人辛苦，不干活却令人疲倦，生活没有什么目的，存在没有什么追求。

城市扼杀人的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制造冷若冰霜、麻木不仁。这是因为一些本来在乡村、绿洲、荒漠是引人注目的行为、情景，对于城里人来说却是司空见惯，早已习以为常了。在城市里，不管什么迅速的行动还是缓慢的行动，什么让人聚集起来的动作还是让人分散开来的动作，你都会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也没有人会问你，让你去理。因为那一切对于你来说早已是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了，从而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以至于要过问一下。像看见什么打架斗殴，有人在哭，有人倒在街上，甚至是什么地方失了火——只要不在你家跟前，或者你在路上看到那些苦命的人睡在马路边，或是站在旮旯里、倚着墙或树干，甚至他们对你开口，或是向你伸手乞讨，你往往都会置之不理。因为这种场景在城市里是屡见不鲜的，久而久之，人们的感觉自然就麻木了，这类事竟成了城市形象的一种补充画面。就这样，当这类场景在你面前屡屡出现时，你对此也就会司空见惯，而不会大惊小怪了。纵然这种事在开

始的时候会让人为它停下脚步，或是处理处理，解决解决，可是天长日久，城市生活本身却不容许再这么关注下去。谁若是总为这类事耽误工夫，那他就没法在城市里活下去。因为这种事是不断发生的，如果每逢出现这类事你都要管，那你就会成年到头光为这些事忙死了。因为城市的居民实在太多了，他们又分属不同的阶层、群体，文化水平、社会层次也不尽相同，又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缘故，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早就断了、淡了，连邻居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因为他们经常变换，相互不能选择对方，平时又各忙各的——那么，在城市里，那些你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的人，那些你想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人，或是那些让你操心的人，人家根本不关你的事儿，你又何必关心他们？因此，城市责成一些市政组织专门处理这些问题。那么，火灾就不干你的事，那是消防机构的事。这么一来，市民就有理由不去理会这里或是那里发生的火灾。因为那由消防队负责，我又不是消防队员，我有我的事儿。乞丐的事归社会慈善组织管。若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碰到的每一个乞讨的人我都给钱，那把我所有的钱财都打发乞丐也不够。因为乞丐不只是我跟前的这一个，而是每条大街都有。那么，对于他的乞讨，你就不用理！再说，谁知他是不是真穷

得那么可怜？！也说不定他是个懒汉或是个骗子呢！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因为整个城市都是骗人的假象！是表里不一的！打架斗殴是该警察管的事。我又不是警察，何苦干预人家打架斗殴。甚至就是有歹徒当着市民的面强暴妇女，他们也不管。这种事情该由宪兵、风纪警察或者是惩戒协会负责。假若见到火灾、打架斗殴、强暴妇女或是要饭的、哭泣的、诉苦的、可怜的……这类每天在城市里处处都会再三再四出现的场景，你都停下来要去管，那么，你还到得了你要去的地方或是回得了你的家吗？再说，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去处理那些五花八门的事吗？于是，在城市里，人们对于这类事就渐渐地变得麻木不仁，只求明哲保身了。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对这种事若不是这样漠然处之，就会变得被认为是天真幼稚。一个职员被开除了，原因就是他从自己的办公室跑出去，抢救一个在城里一条马路上因车祸而受伤的人，罪名则是丢弃工作，去管不该他管而该警察和救护人员管的事。如果你替那些市政组织管了该他们管的事，你虽然是自愿帮忙，人家可绝不会领你的情，对你表示感谢；相反，倒会对你产生反感、妒意，因为你是在抢人家在城市里的饭碗嘛！

这就是城市：对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

它是一盘巨磨；对于建设起城市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梦魇。它迫使你改变你的形象，改换你的价值观念：使你身上有了城市性，这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亦无意义的性质；那是一种蛆虫（生物）式的生活，这种生活迫使你不得不吸进别人的气息，尽管如此，你却会对他们漠不关心；你靠他们维护，可他们既不维护你，你也不必维护他们。城市会迫使你听到别人的声音，尽管你并没同他们说话；城市会迫使你吸取别人的气息，尽管你没向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城市会迫使你得听各种发动机的轰鸣和各种锤击的叮当声，尽管你对那些声音并不关心。

至于城市里的孩子，那他们则比大人更加可怜。他们是从黑暗走向黑暗，是从三重黑暗走向第四重黑暗。城市的住宅并不是家，而是巢穴；周围全是城市的大街小巷、人来车往构成的逆流，人们住在里面，就酷似为了躲避大海潮流、浪涛的冲击而缩进壳里的海螺。城市就是一片海洋，里面有潮流，有浪涛，有旋涡，有垃圾，有草屑，有泡沫，也有海螺。这些海螺就是城里人和他们可怜的孩子。城市的一切都在欺压孩子们，他们的家长只好把他们硬塞进壳里，怕的是那车水马龙的街道会伤害他们。穿越过街道去也没有用，因为街道的另一边也是“海螺”，也是

“巢穴”，也是“硬壳”。可怜孩子们！你们要到哪儿去呀？那些地方是人家的家，你们又不认识人家！原先住在这儿的人们已经搬迁走了，这都是些新住户。再说，街道也不只属于你们的呀！它是属于行人的呀！孩子们！街道可不是为了玩儿的。街道本身也欺压孩子们：昨天，一个小孩就因为想要在那条马路上玩儿，结果被车轧死了；去年，一个小姑娘正过马路，被一辆飞车碾在车轮底下，小身体被碾得七零八落的，人们把她的肢体一块一块地敛进她母亲的长袍里；还有一个小女孩是被一伙专业人员拐走的，他们使她失踪了好几天，在偷取了她的一只肾后，再把她放在她家门口；还有一个男孩则被街上的一伙孩子塞进一只纸箱子里，汽车司机不知道纸箱子里还有个可怜的孩子，竟轧了过去。

还是回到里面去，回到黑暗中，回到那些又寒冷又阴暗或是又闷热又肮脏的屋子里去吧！没办法，城市到处都是脏的。你们千万可别想在马路边上玩儿！那儿都是垃圾和污秽。当孩子们面前条条道路都以种种可怕的方式被堵死了——不是被轧死，就是被碾得七零八落，要不就是被拐走，被肢解——这时，对他们最轻的警告就是肮脏、污秽。可是那总比关在屋里忍受烦闷、阴暗要强呀！结果是又一种死法！是啊！城市的海洋

也同任何海洋一样，里面有致命的急流、险滩、暗礁，有危险的鲸鱼、鲨鱼，这怎么能适合孩子们生活在其中呢！？可是他们就是生活在其中。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压制孩子们，打他们，迫使他们蜗居在家、缩手缩脚、死气沉沉，不许他们欢蹦乱跳、无拘无束，禁止他们享受阳光和空气……这就是城市生活：排队，开车门，关车门，门外没有朋友；幼儿园也是排队，种种清规戒律，要循规蹈矩……学校也是一样；还有医院、市场……全都是“开！”“推！”“关！”“排队！”“快点儿！”……城市的孩子是生物式地成长，但在心理上他却要承受、容纳所有那些压制、约束和种种清规戒律。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典型的自卑、具有种种心理障碍、畏畏缩缩、自我封闭的人。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的价值观念、社会人际关系会淡薄；会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会闭门谢客，与人不相往来；同样，会产生嫉妒心理。

至于乡村，那则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对孩子绝对没有必要搞压制、呵斥、约束；相反，倒是要鼓励、提倡他们无拘无束，走出家门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像花儿一样尽情开放；没有街道，没有

垃圾，也没有不认识的人；所有村里的人、乡里的人都密切地相互联系在一起，是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关系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在太阳下欢蹦乱跳，可以在月亮下听讲故事；孩子们可以沐浴习习的微风，也不怕狂风骤雨；不必担心孩子们会像野马脱缰无拘无束：那里没有车水马龙，没有这个开，那个关的——什么东西本来就是敞开的，自然也就用不着关上了；在那里有让孩子们如同那些花草树木一样生长的自然环境：没有压抑，他们自然就会长成没有心理障碍的、健康的人。

理智的人们！仁慈的人们！人性未泯的人们！请你们可怜可怜孩子们吧！不要再骗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了！不能再把你们的孩子弄得像老鼠一样，从一个洞里钻进另一个洞里，从一个坑里跑到另一个坑里，从一条街上搬到另一条街上。当城里人对他们的孩子表现出爱抚时，他们是在耍两面派，欺骗孩子，也欺骗自己——就在同时，他们创造出种种闷罐子、笼子，让他们的孩子可爱的声音离他们远远的，让孩子们本身也不得与他们见面，把孩子与家长隔离起来。这是由于孩子亲属——因为他们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迫使他们非得摆脱开他们的心肝宝贝，非得对他们的孩子耍花招不可。因为他们要对付城市生活

这一梦魇，就不得不花时间去找、去干那些好让人撑不着也饿不死的工作，去应付那些虚文浮礼，去参加各种巧立名目的晚会，去虚情假意地同人家交朋友、拉关系……这样一来，在他们要想适应城市强加于它那些遭罪的居民身上的这种地狱般的生活，并设法想要出点儿头，拔点儿尖的时候，孩子们就成了妨碍他们干这些事的绊脚石。托儿所、雇保姆照顾、儿童公园、幼儿园……乃至学校，都不过是为了用现代化的活埋方式来摆脱那些无辜的小家伙们而对他们玩弄的种种花招罢了。

城市对于它那些可怜的居民来说，是多么残酷，多么卑劣！它竟迫使他们接受那些岂有此理的事，并硬把它当着合情合理的事吞咽下去，消化掉。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城市硬使它的居民养成的那些无聊的关注了。你也许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竟在观赏一场两只公鸡的打架！更不要说有时千百万人竟会盯着仅二十二个人在追着一个西瓜大小充满普通空气的小袋子，做着一些无聊的动作跑来跑去。有时，大约同样多的人会纯粹是为了参加而参加一个按照城市无聊的传统举行的集会。只见他们面前仅有一个人像鹦鹉一样站在那里，连说带比画，时而震耳欲聋地大喊大叫，时而让别人也听不出他在叨咕些什么，伴随

着话音的还有一种机器的嘈杂声。绝大多数在场的人都是一点儿也没搞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这时，也许有一个醉汉或是疯子鼓起掌来，所有在座的人也都会稀里糊涂地随着鼓起掌来，以表示即使他错了，大家也保持一致。这是一种人们在城市生活中不得不养成的当代的虚伪和圆滑。此外，有时千百万人还会观赏另一种在两个有理智的成年人之间进行的打架——摔跤或动拳头，两人打得凶狠而可怕。在场的人明明能把他们拉开，制止这场野蛮的搏斗，可他们就是不管。实际上，不是他们不管，是现代的城市生活不让他们管。因为这种不合情理的激烈、血腥的搏击本身是故意搞的，城市就是要采取这种野蛮方式。本来是折磨畜生，让它们在竞赛中累得筋疲力尽，利用动物的本能、天性让它们相争、相克，如今竟也同样地折磨起人来，让他们痛苦，拿他们取乐，在他们的头上下注赌博，并拿这一切当成城市居民假意消遣、寻欢作乐的手段。摔跤手、拳击手之间的厮拼本来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可是现代的城市就要求这样！！

注 释：

(1)引文见《古兰经》第9章第101节。——译注

乡村啊，乡村……

逃走吧！逃出城市！远离烟雾！远离令人窒息的二氧化碳！远离有毒的一氧化碳！远离那种黏黏糊糊的潮湿！远离种种臭气和毒气！逃离开那种慵懒、凝滞、令人厌倦、烦闷、呵欠不断的氛围！逃离开城市的梦魇！赶快从它的压迫下抽出身来！摆脱开那些墙壁、回廊和把你们紧锁在里面的重重门户！救救你们的耳朵，让它们别再听到那些喧闹的嘈杂声，别再听到那些吵吵嚷嚷和大喊大叫声，别再听到风吹电缆的嗡嗡声、敲钟打铃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轰轰隆隆声！逃离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氛围，那令人不安的空间，那封闭紧锁的场所！城市是限制人们的视野、消磨人

们精力的地方。别再过这种像呆在老鼠洞里一样的生活了！别再过这种蛆虫一般的生活了！离开城市，逃到乡村去！当你们在那里，在乡村、绿洲、原野，从六亲不认、尔虞我诈、虚无主义的蛆虫、老鼠变成真正的人后，你们将会平生第一次观赏到皎洁的月亮。走出活人的坟墓，走向宽阔、明亮、美好的天地！在那里，你们会看到大自然群星璀璨，而蔑视那种从市场购买的随时都会破碎、毁坏的用玻璃制造的灯，它们悬挂在被称为“房屋”、“住宅”的城市洞穴里，上面被苍蝇屎、蜘蛛网弄得肮里肮脏的。去看看在乡村那种高悬在天空中真主点燃的明灯——日月星辰吧！他们与吊在城市里肮脏的坟墓顶板上的灯有天壤之别。

乡村宁静、干净、联为一体。村民彼此了解，互相关照，同甘共苦。乡村没有盗窃行为。人们彼此熟悉，每个人都十分重视家庭、部落的声誉和个人的名誉。在乡村，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丑事、坏事，都不会像在城市那样当天的事当天就完了，而且由于城市人多复杂，这种事往往都是作为无头公案登记下来。在乡下，这类事即使完了也不算完，它将会同犯事人的家庭、家族和部落连接在一起，成为他的亲属一种永久性的耻辱，让他们在其他家族、部落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是一种社会约束，远比民法和城市警察更强大有力。再者，在乡村，大家是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可以满足贫困者的需要，使他们用不着乞讨和盗窃。同时，乡村那种质朴无华、因陋就简的生活也与贪欲和奢侈无缘。乡村人没有城里人那种感觉需要有那些无聊的愿望。乡村不知道什么新潮、超前和“时髦”。村民们性喜平静、纯朴、沉稳，而不喜欢花样翻新和变化多端。乡村人不受那种复杂、紧张、追求刺激的罪，所以，他们的生活安定、祥和，没有被种种欲望折磨的痛苦。诚然，欲望本身也是一种乐趣，可是为了实现这些欲望所要付出或要失去的，则是一种折磨、痛苦、烦恼和不幸。这是一种庸人自扰的痛苦，是想要获得一种不易得到也并非必要的东西的痛苦。而有些事则必须做，例如为了□□而耕种、收获；为了食用而栽树、摘果。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事。在干这些事之前，至少心理上不会感到厌烦和痛苦。相反，这倒是一种令人感到乐趣的劳动，因为它是应该做的，必须要做的，事前事后都不会令人后悔，相反，事前是让人满怀志在必得的希望，事后让人得到的则是快乐和益处。

城市生活就是为了追求实现种种欲望，为了追求并非必要但又免不了的奢侈。当我们看到社

会病症在城市中蔓延，听到反对这些病症的训诫，获悉正制定种种针对它们的法规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我们也不认为这些病症即将消失，我们将会战胜它们。因为城市生活的本质必然会引发这些病症；因为城市就是令人作呕、头昏眼花，就是一片昏暗，令人胡闹乱来，失去自我；就是令人发疯或让人担心发疯……面对城市生活及其一大堆问题，随之要逃避它们，对它们故意视而不见，要填补社会和精神上的空虚，却又无法满足城市生活的种种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乃至发疯、自杀，都是针对城市生活病症可能采用的药剂。有时，对于一些城市居民，而且是为数很多的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生活及其空虚、无聊、浅薄和缺乏责任感……这些本身就被当成了药剂，当成了治疗。

离开这人间地狱！赶快高高兴兴地逃向乡村去吧！在那里可以真正做到强身健体。这很有必要，而且有益，有趣。乡村里的社会生活富有人情味：那里有骨肉相连的家庭，有同心协力的家族，有同舟共济的部落。村民坚强、淳朴，具有信念，人们相互友爱。每个人要么在自己的地里干活，要么饲养家畜、家禽，要么为村庄效力，而不会去搞歪门邪道，因为村民们彼此熟悉。这同城里人大不一样：在城里，搞歪门邪道的人确

信别人都不认识他，因此，骗子就能行骗，而不会为他的骗局遭到社会对他的查询，或是牵连他的家庭或他所属的部落。因为城市居民没有名字，没有别号，也没有宗族。他所住的单元号就是他的名字，他的电话号码就是他的别号，他所在的街道或单位就是他的宗族，而这些都在不时地变动。这样一来，现在的他与以后的他完全是两回事。

乡村多么美啊！清新的空气，广阔无垠的天地，无须支柱撑起的天穹玉宇，光辉明亮的日月星辰，还有良知、理想和典范，这一切都是道德规范的根本。不用怕警察、法律、监禁和罚款，无拘无束，不用听任何人瞎指挥，耳边不再有吱哇乱叫的警笛声，眼前也不再强令执行的指示牌，没有摩肩擦背、熙熙攘攘，不用排队，也用不着等候，甚至连手表也不用看。乡村广阔无垠，让人心旷神怡。那种美妙的天地使生活由于没有了城市那种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状况而变得舒适、宁静。在乡村，月亮意境深邃，天空引人入胜，地平线魅力无穷；还有日出、日落、晚霞和薄暮，是那样壮观和瑰丽。看一看《古兰经》为乡村世界描绘的这种景致吧：“我以晚霞盟誓，以黑夜及其包罗万象的盟誓，以圆满时的月亮盟誓……”⁽¹⁾可是在城市里见不到明月、

朝阳，也看不清晚霞和薄暮，城市的夜晚和白天几乎没有区别，我们连一点自然的景色也看不到。我们所见到的尽是伪造的东西和装饰品，我们觉得压抑和反感。我们生活得荒唐而无聊。我们得时刻留心脚下，要读那些广告、布告，还要注意种种信号灯和指示牌。我们必须在种种琐事的圈子里打转转，否则，甚至连命都会丢掉。对那些细枝末节稍一疏忽或掉以轻心，你就会被逐出城市生活的轨道，或许会把你的生命或者在城市的自由搭进去。《古兰经》里说：“以太阳及其光辉发誓，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以苍穹及其建筑者发誓，以大地及其铺展者发誓……”⁽²⁾这正是乡村世界绚丽的情景。《古兰经》中还说：“誓以上午，誓以黑夜，当其寂静的时候……”⁽³⁾当以曙光发誓的时候，须知：只有在乡村里才能看到曙光。在一个电气化的城市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哪有什么曙光？！谁又能在天空看出星座？！在大地看出对信徒显示的迹象？！城市中哪有什么土地？摩肩接踵的人行道，车水马龙的大街，熙来攘往的居民区，还有小胡同，一切令人窒息，让人心烦意乱，视野有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哪有信徒可以信赖的迹象？！在城市的嘈杂声中如何能凝眸沉思？！城

市里的时间没有早晚，不分昼夜，又怎么会有月夜、薄暮、曙光和晚霞？！

注释：

(1) 引文见《古兰经》第84章第16 - 18节。——译注

(2) 引文见《古兰经》第91章第1 - 6节。——译注

(3) 引文见《古兰经》第93章第1 - 2节。——译注

大地啊，大地……

你们什么都可以舍弃，惟独不能舍弃大地。只有大地是离不开的。如果你们破坏了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你们千万可别破坏大地，因为那样一来，你们将会损失一切。生物的生命——其中包括人的生命，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命——靠的是营养，各种营养：固体的，液体的，气体的。而大地正是盛这些营养的容器。因此，你们可不要打碎了这个惟一的无法取代的容器。譬如，你们一旦破坏了农业土地，就好似打碎了自己惟一的饭碗。没有它，你们就无法吃饭。你们一旦破坏了农业土地，又好似打碎了自己惟一的水罐儿——除了它

之外，你们没有别的器皿了，那么，你们怎么喝水呢？大地还是你们用以呼吸的肺，一旦被破坏了，你们就没有肺来呼吸了。如果天空对你们降雨，而没有大地，那你们就绝对无法利用那雨水。那么，没有大地，天空对我们就毫无价值。即使在宇宙空间某个地方发现了氧气，只要那里没有土地，那里的氧气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历史上一切人对人或人对自然进行的斗争都是为了土地。土地是斗争的核心问题。甚至宇宙空间的开发利用，也是为了土地。大地确实是你们的母亲。是她生下了你们，是她供你们吃，供你们喝，抚育了你们。你们可不能对自己的母亲忘恩负义，忤逆不孝！你们不要剪掉自己母亲的头发，不要砍断她的手指、脚趾或是割破她的肌肉、损伤她的身体！你们应该做的只是修剪她的指甲，清除她身上的污垢，医治她的疾病。因此，不要在她的胸脯上建筑一些沉重的东西，不要在她的肋骨上铺泥土或石砾！怜悯怜悯你们的母亲吧！因为你们若是对她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那么你们一旦失去了她，可就再也没有母亲了。你们要清除堆积在她脊背上的钢铁、砖头、石块，从她那衰老的肩头上取下那些不肖子孙放上去的各种东西，让她轻松轻松！不要轻视这个曾培育过你的摇篮，这个曾怀抱过你的怀抱；不

要破坏你最后的归宿地，你的避难所。否则，你会后悔、倒霉的。

如果我们能维护好大地的馈赠，那么这慷慨大方的大地就只会是造福人类、惠及万物的土地。你们可要精心爱护这片大地啊！如果我们在地面上铺石板、浇沥青、夯击、碾压或是挖坑，那我们就是在杀害大地；她就会不再是慷慨大方、造福人类、惠及万物的大地了。那时，她就会是柏油、沥青、石板和大理石……而这些东西是什么也奉献不出来的，因为它们是寸草不生，滴水不出的，对人类、对动物也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那样一来，大地就死掉了。你们可别杀死大地！否则你们就是在自杀，在杀害你们本身的生命。生命离不开水和食物。而脸上铺上了石板、浇上了沥青被杀害了的大地，是既贡献不出水，也贡献不出食物的。那样一来，在一片死亡的大地上，就根本不会有生命存在。那些成心把活生生的大地埋葬致死的算是种什么人哪？！在这之后，他们又靠什么土地生活呀？！他们又将在哪儿生活呀？！也就是说，他们再从哪儿能弄到水和食物呀？！大地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取代、不可补偿的。乐园造出来是充满了花草树木的，而不是街道纵横，到处是广场、楼房。大地的毁坏就在于对它的作践，让它变了模样，而不

再是适宜于产生水和食物的土地。那么，那些把农业土地变成不适宜于农业的土地的人，就是大地上的破坏者。

宇航员自杀

人类在太空中漫游，感到头晕。庞大的宇航费预算难以为继。人类登上了月球，却一无所获。两位宇航员揭露，学者们所说的月球表面有江河、海洋完全是无稽之谈。然而，愚蠢的超级大国却竞相占有这些东西，并用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为了瓜分月球上的资源，特别是海洋资源，他们在地球上你争我斗，甚至互相厮杀。人类接近了太阳系所有的天体，为之拍摄了照片。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在这些天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人在上面也绝对无法生存。于是，他们沮丧地回到了地球。他们感到头晕目眩，呕吐难受，有的竟快快而死。事实证明，地球是独一无

二的，是生命的滥觞。生命需要水和食物，而能向我们提供水和食物的惟一的天体就是地球。它供给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面包、椰枣、牛奶、肉和水；生命所必需的空气，也只有地球表层才能为我们提供。因此，就这样，人类在漫游太空后又回到了地球表面。

宇航员脱掉宇航服，换上适合在地球上行走和生活的普通服装。他结束了所承担的宇航机构的任务，开始寻找一件地面上的工作。他走进一间木工作坊，可他干不了这种简单的活，因为这不是他的专长。同样，他走进钣金工、铁匠、泥瓦匠、白铁工乃至搞装修、制土坯的作坊、铺子，也都干不了。他没学过绘画、音乐或是编织，因为这些与他的专长隔得很远。他垂头丧气地走出工业城市，转向乡村，想找一份养家□□的农活干。农民——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农田的主人问他：“孩子！土地对你有吸引力吗？”他的意思是说：“你喜欢耕作土地吗？”宇航员却回答道：“我们升得越高，地球的引力就越小，我们的体重便逐渐减轻，以至于达到失重点。那时，我们就摆脱了地球对我们的吸引力，但同时却受到另一个星球的吸引，我们的体重又逐渐恢复了。就是这样！我希望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农民表示不明白，似乎要求他说清楚。于是，宇航员

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做了进一步解释，希望能在地球上获取一份同个普通农民一起干的工作：“地球的体积比木星的体积约小1,320倍；地球上的12年只相当于木星上的一年。木星中央的地盘足可以容纳下整个地球。744个地球的体积相当于土星的体积；不过，土星的重量只比地球的重量约重95倍。地球的直径约比月球的直径大50倍；地球的体积约比月球的体积大80倍；地球的引力比月球引力大6倍。地球与太阳相距约1亿5千万公里；太阳的光线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要经过8分钟方可到达地球；地球的体积比太阳的体积约小1,303,800倍；地球的质量比太阳的质量小332,958倍；地球的密度比太阳的密度约小30倍。行星中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是第三位近的。水星离太阳最近，其次是金星，然后才是地球……金星离太阳约为4200万公里。地球离月球将近40万公里。如果你有一辆汽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你离开地球后要过146天才能到达月球。如果你没有汽车，而靠步行的话，那么你在离开地球后经过八年零一百天方能到达月球。我认为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正像你所听到的，我对于有关地球的一切了如指掌。”当宇航员说到地球时，农民才醒过神来，闭上了嘴巴，而在宇航员从地球

出发，滔滔不绝地从一个星球讲到另一个星球，最后才又回到地球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民一直是张着嘴巴连打呵欠的。那农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只是也头昏脑涨地觉得，他仿佛是从一次周游整个太阳系的太空航行旅程中归来，而结果却与他的农田没有丝毫关系。他所关心是每棵树与每棵树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地球与木星之间的距离！他也许是给了可怜巴巴求乞的宇航员一些什么，然后就走了。宇航员认为他在地球上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谋生的工作，便自杀了。

逃 往 火 狱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它根本听不见那人的呼喊；当那人向它乞求、呼救时，它也绝不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只会毫不在乎地将他朝前推去！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谁又能抵挡那种普遍的盲目势力？

我多么喜爱群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挣脱

了束缚手脚的桎梏，又没有头领、主人管治，在历经苦难之后，是欢呼、歌唱。但是我又多么害怕群众，对他们疑惧不安。我爱群众，就像爱我父亲一样；可我又怕群众，也像怕我父亲一样——在一个没有政府管辖的贝杜因人的社会里，有谁能阻止一个父亲对他的一个儿子进行报复？是啊！他的孩子们是多么爱他！可是同时又是多么怕他！就是这样，我爱群众，又怕他们；就像我爱父亲，却又怕他一样。

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啊！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¹⁾、巴克利⁽²⁾、萨伏那洛拉⁽³⁾、丹东⁽⁴⁾、罗伯斯庇尔⁽⁵⁾、墨索里尼⁽⁶⁾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

这多可怕！谁还去同这种无情的人交谈，以取得他们的好感？谁能同一种集体的而并非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头脑去讨论问题？谁能抓住千百万

人的手？谁能同时听见从一百万张嘴里讲出的一百万番话？在这种整体暴虐中，谁能理解谁呀？谁又能责怪谁呀？这个“谁”本身又是谁呀？在这种烤着你后背的社会烈焰面前，在一个爱戴你却不怜悯你的社会面前，在这样一些人面前——他们只知道想从你那里要些什么，却不管你想从他们那里要些什么，只知道他们对你的权利，却不知他们对你的义务，在这同样的群众面前——是他们毒死了汉尼拔，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打碎了罗伯斯庇尔的头，是他们爱戴你，但却不会专为你在电影院安排一把椅子，或是在咖啡馆腾出一张桌子，光说爱戴你，却并没有用诸如一把椅子或是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这种简单的具体东西来表示——这样一伙人曾做过的或正在做的就是这样，在这一切面前，我——一个漂泊的穷贝杜因人——在一个疯狂的现代城市里还能企望什么呢？那些市民一见到我就会咬住不放：“给我们再建一幢房子！”“给我们再架设一条更高级的线路！”“给我们修一条越海的道路！”“给我们建造一座公园！”“给我们钓一条大鱼！”“为我们写一道护身符！”“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给我们买一只猫！”……一个连出生证都不带的贫穷贝杜因流浪汉，肩上扛一根棍子，遇见红灯也不停下，还同警察

吵架，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不洗手就吃东西；有什么挡住路就用脚踢，甚至即使是踢到了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或是撞倒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或是打破了一家美丽的白房子的窗户，他也不管；他从不知酒的味道，连“百事可乐”或“苏打水”也没尝过；他会在烈士广场寻找一头骆驼，在绿色广场寻找一匹马，赶着羊群穿越夏杰拉广场。就是这样一伙甚至连他们的救命恩人都不知怜悯的人，我觉得他们正在追逐我，正在烤炙我，即使他们在为我鼓掌，我也感觉那是在敲打我。我是个没有文化的贝杜因人，连粉刷这种活都不会干；我连上下水管道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用两手掬着喝雨水和井水；我会扯起斗篷的下摆捞蝌蚪；我不会游泳，既不会蛙泳，也不会仰泳；我不知道钱币的样子……但是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要求我会诸如此类的东西，向我要这要那的。实际上，我并不掌握这些东西，然而我却从强盗手中、从老鼠嘴里、从狗爪子下抢来了这些东西，并以一个来自沙漠做好事者的名义，以一个打碎桎梏和镣链的解放者的身份，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城里人。把那些爪子（其中有山洞人的伙伴和老鼠）偷去的一切找回来，把它们破坏的一切修复起来需要长时间，也并非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但疯狂的现代城

市人却要我马上实现他们的要求。我感觉只有我是惟一的一无所有的人。因此，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找管道工、厨师、油漆工、理发师……等等来为自己服务。我之所以不找他们是因为我一无所。可是这样一来，我的境况竟变得特殊起来，而且简直就成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因此，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要受到这种打扰；但我不否认我自己也主动地参与那些事，而委屈自己。因为我像以前说过的那样不知道什么上下水道、管道工、小供水网……我就偷来了穆萨的手杖⁽⁷⁾，用它击打沙漠，于是涌出一泓清泉，我要求让这泓清泉使我摆脱那些人们的要求及其种种缘由，而让我清静些。甚至我顶撞警察都会在全市引起一场风波。人们一听说我的名字，有的人会为我鼓掌，有的人则会在背后骂我，保安警察都想要摆脱开我。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警察的母亲，像孩子似地想要见我，我没答应，她就设法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人们有时竟会用愚蠢的警犬同我捣乱。我鼓励人们捕鱼、吃鱼，以便把我的羊给我留下。我是一个普通的穷人，并非出身于王室贵族，而是贝杜因人出身。我没有博士文凭，就不喜欢医生，因为人们把医生称作“博士”⁽⁸⁾！因此，我没接种防止敏感的疫苗。因而我很敏感，这同城里人大不一样：他们很久以前就接种了这

种疫苗，还从罗马人时代到土耳其人时代直到最后“米国人”时代，都咽下过历史的苦酒。我这个人像你们所读的并讥笑的那样，不是像你们那样把“美洲”、“美国”、“美国人”中的那个字的音发成“美”，而是发成“米”。因为我不知道“美洲”、“美国”的含义。当初发现它的并不是哥伦布，而是一个阿拉伯的埃米尔。但是这个“米国”有实力，有代理人，在它的势力所辖地区有基地，有有利于以色列人的否决权，最近，它还在杜姆亚特和拉希德两支流的交汇点上有了一幢房子，房子周围是一个养牛场。它是帝国主义，那么它就是“米国”。我表哥穆加希德哈只⁽⁹⁾就是这么说的，他是我姑妈——我祖母艾尼玛的女儿伊宰的儿子，而我祖母则是玛利亚伯爵夫人的妹妹。

一般来说，我自愿进城市，是自找罪受。现在也没有时间细说原因了。主要都是境遇逼的。那么，我希望你们还是让我去放我的羊好了。我把那些羊丢在了谷地，让我母亲照管。可是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听说我有几个兄弟姐妹都让蚊子给害死了。你们让我安静地想我的心事好不好！为什么要追在我身后，还要让我认识你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也到处打扰起我来，跟在我身后跑，还发誓说如何如何的。你们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清静？而且干吗弄得我甚至连在你们的街道上走走都不成？我也像你们一样是个人，也照样喜爱苹果，你们为什么禁止我去逛市场？顺便提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护照？不过话说回来，我拿护照又有什么用呢？我是不许出外旅游或是治病的，只有重要任务在身时才能出国。因此，我决定独自逃往火狱。

我将对你们讲一讲我逃往火狱的故事。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下通往火狱的道路，然后再描述一下火狱本身的情景，以及我是如何从那里原路返回来的。那的确是一次冒险，也算是一个最奇异的现实故事。我向你们发誓：它绝对不是虚构胡编出来的。实际上，我曾有两次逃往过火狱，目的就是逃避你们，拯救我自己。是你们打扰我，让我不得清静，使我不能自由自在。你们贪得无厌地想要榨干我，喝我的汁，舔我的汗，吸我的气息，然后让我休养生息，以便周而复始，无休无止。你们的气息像疯狗一样追逐着我，那疯狗的涎水流淌在你们疯狂的现代城市的街道上，当我逃避它们时，它们就穿过蜘蛛网和芦苇叶对我穷追不舍。因此，我独自一人逃向了火狱。

通往火狱的道路并不像你们设想的那样，也不像那些骗子们通过他们那种有毛病的想象力对

我们描述的那样。还是让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下这条道路吧！我曾两次亲自走过这条路，并在火狱中睡过觉，休息过。我告诉你们，我经历过这一切；我独自在火狱中度过的两个夜晚差不多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那在我看来，要比同你们在一起生活好上一千倍：同你们在一起，你们总是追着我，不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使我不得不逃往火狱。通往火狱的道路沿着地平线铺着天然的地毯。我顺着这条路兴高采烈地朝火狱走去。揭开地毯，我发现它是用细沙铺成的。在路上，我见到过成群的野鸟，就是你们都熟悉的那些种类；而且，我甚至还发现有些家畜一边悠然自得地吃草，一边在端详着我！但我突然发现面前是很陡的斜坡和一片低地，以至于使我不由得犹犹豫豫地停下了脚步，不料竟是火狱从地平线上俯临在面前。它并不是像火一样红，也不像炭火一样在燃烧。我停下来站在那里，倒不是害怕向前朝它走去——要知道我喜欢它，愿意接近它；当你们在你们的三角城市里追逐我时，它是我的避难所呀！当它从地平线上展现在我面前时，我高兴得简直要飞了起来。我停下来站在那里，是想走一条捷径到那里，抄一条最近的路走进它的腹地。我原以为也许会听到火狱发出呼呼的响声，但它却完全悄然无声，同环绕它的群山

一样巍然屹立在那里，四周氛围是出奇的寂静，可怕的肃穆。我没看见火焰，只有烟雾笼罩在它上面。在太阳落山前，我迫不及待地快步朝火狱奔去，希望尽早在火狱的腹地搞到一张温暖的床铺，晚了的话，我就会被你们的地狱侍卫队围拢起来。他们已下意识地跟在我后面出发了，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方式，使用的却是最新式的器具。最后，我终于离火狱非常近了，可以就近看到它了。现在我可以向你们描述我亲眼目睹的火狱情景了，并可以回答有关我所靠近的火狱的任何问题：

首先，火狱有一些阴暗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它被雾霭笼罩着；它的石头在很久以前就被火烧过，呈黑色。确实令人惊奇的是，我发现许多野生动物早在我之前就为了躲避你们而逃到了火狱。它们可以在火狱中生存，而在你们之中则是死亡。除了我的灵魂，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这让我比在别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更感到自己灵魂的存在。群山变成了侏儒；树木枯萎了；为了求生，避免人类的伤害，动物都逃进了火狱的丛林中；就连太阳也被火狱遮蔽住，让我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惟有火狱突出地显现在那里，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中心。我不费多大劲地朝那里走去。我也溶解在自己的灵魂中，我的

灵魂则溶解在我自身上，我们两者相互依存，互相拥抱，我们第一次合二为一了。那倒不是因为我的灵魂原先在我的体外，而是你们的地狱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同我的灵魂单独在一起，与它深入地探讨问题，彼此倾心而谈。我们——我指的是我同我的灵魂——在你们的城市里就像两个危险的罪犯，你们强行让我们接受检查和审讯，甚至在证实了我们的无辜，搞清了我们的身份之后，你们还是把我们关进了监狱，并派重兵看守我们。你们总是想要把我同我的灵魂隔离开来，因为那样做有助于你们放下心来，而不必太劳神。火狱要比你们的城市好多了！你们为什么又让我回来了？我要回到火狱去；而且我希望能在那里居住下去！去那里是不用护照的，你们只要把我的灵魂还给我就行了。我的灵魂已经发现你们歪曲、丑化了它，你们企图破坏它优良的本质。

你们企图将我同我的灵魂隔离开来，但我通过逃往火狱，已从你们手中把我的灵魂夺了回来。我不指望会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你们还是替你们自己保存好那些字纸篓里的废纸吧！我已把我的金盔给你们留在了开罗。那是标志权势的头盔，我在听说并读过有关它的传闻后，就把它从那个代理人那里夺了过来。有求必应的魔

戒指就是用镶嵌那金盔的金子做的。戴上这金盔的人当时马上就会成为素丹王。他可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坐在王位上。在他面前，什么国王、总统、埃米尔，统统都不得不退避三舍。他可以让小女孩穆阿伊蒂盖死而复生，可以让一切烈士复活，甚至连欧麦尔·穆赫塔尔、赛阿顿、阿卜杜·赛拉姆·艾布·门亚尔、贾里特和所有那些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都能复活。戴上这顶金盔的人手头会有四十个亿左右的第纳尔，他可以任意支配！总而言之，他手上有了“有求必应”的魔戒指，你想要什么，它就会给你来什么。如果你想要武器，它也会呈现在你面前：从步枪到远程导弹，甚至连海市蜃楼都任凭你安排，更不要说“米格”、“协和”式飞机了。你想要关要放哪个英国人，完全能自己做主，而不用管撒切尔是否愿意。但同时，你一旦戴上了这顶标志权势的魔盔，你也可以懒洋洋地睡大觉，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狼当着你的面叼走你的羊，你也不管。那么，你们还可以睁着眼睛再睡几年，纵然是在脏土、垃圾堆里也无所谓。我曾经从“阿拉伯之声”中听说你们已经被剥夺了那种创造能力；我还读过有关那个钢盔——对不起！——是那个标志权势的魔盔的消息；我听说天字第一号的魔鬼曾占有过它，自称自己是个天使，丘吉尔和杜

鲁门还为他对此作过证。

你们相信了那些谎言，你们上了当。到头来倒霉的是你们自己。直到后来，我感觉到了你们的境况，在你们的清真寺里，我听到了聚礼日演讲的人说道：“我们的情况瞒不过你，在你面前，我们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只能投靠你保护了，听你的……听你的……”

注释：

- (1) 汉尼拔 (Hannibal 公元前 247—前 183/182) 迦太基著名的军事统帅。——译注
- (2) 巴克利 (Barclay, Robert 1648—1690) 苏格兰基督教贵格会领袖。——译注
- (3) 萨伏那洛拉 (Savonarola, Girolamo 1452—1498) 意大利基督教宣教士、改革家和殉教士。——译注
- (4) 丹东 (Danton, Georges 1759—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译注
- (5)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领袖之一。——译注
- (6) 墨索里尼 (Mussolini, Benito 1883—1945)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译注

(7) 穆萨 (Mūsā) 《古兰经》故事人物，先知之一。即《圣经》中的摩西。曾显示“手杖变蛇”等奇迹。——译注

(8) 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夫”和“博士”用的是一个词。——译注

(9) 凡到伊斯兰教圣地朝觐过的穆斯林都可称为“哈只”。——译注

安魂草与该死的树

向男男女女患有惊恐症的人报告一个好消息！现在在哈桑哈只的店铺里正卖一种在班加西平原上发现的草。根据同哈桑哈只本人面谈以及三百多万个证人亲眼所见，这种草对于患惊恐症的人真是一剂灵验的好药。至于那些还没有感到惊恐的人，哈桑哈只则只字未提。但只要他们一患上惊恐症，那刚才提到的那种草对他们来说就是灵丹妙药。这就是关于安魂草的说法。至于别的病症，在哈桑店铺里也都有药，不过不是安魂草，而是别的草。按照他自己肯定的说法，有一种是专治各种不育症的草：不生产人，不生产物，说不定连不产生思想，这种草都能治。还有

治头昏的药：一旦你出于任何原因而感到头昏脑涨，甚至就是你在为儿子寻求一件原来在全民所有的公共市场上只卖一个第纳尔的衬衣，现在却发现一家私营商店里要卖二十个第纳尔，你回到市场，在那里没找到那种衬衣，随之再回到那家私营商店，却发现它的价钱在你不在的仅五分钟工夫里竟涨到了二十五个第纳尔，你禁不住感到头晕，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哈桑哈只也肯定地说，他有一种从牧场采集到的药草，专治这种晕眩。连这种药都有，更不要说就是这位哈桑哈只本人从大量生长在老坟地围墙里的仙人掌中发现的那种很灵验的药了。这种药可以给用它医治的人以忍耐力，使他能像坟地里的死人一样忍耐，忍受得住眼前所见到的国内的剥削与国际的侮辱。这就是这种草何以长在坟地里的奥秘。在这家店铺里至少有一张写有那些药草的长长的单子，按照哈桑大叔的说法，有了这些药草就用不着再搞预防和治疗了，省去了你来来回回去公家的或私营的门诊所、医院的麻烦。假如真主引导我们走进这家店铺，即使站上几个钟头、几天或是几个月排着长长的队，到头来对我们总有什么好处。我们干吗不能放宽心排队等着买上这种药？我们砍伐掉了我们农场的树木，把它们变成了楼房；我们屠宰了我们的牲畜，我们还将在宰牲节

把其余的牲畜宰掉；社会负担教育我们的子女；广播和电视免费对我们播放，我们只要随我们的心意去看去听去批评就行了；它们还得顺应我们：它们买动画片的带子，替我们哄孩子，至于这些带子是有害的还是西方的，甚至是谁造的以及制造它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劳动，不用生产，也不用跟着孩子们受累了。一切事物都由社会管。个人则可不劳动，不生产，光吃饭就行。甚至连国防好像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自欺欺人地说：“保卫祖国是每个男女公民的责任。”因此我们可以努力逃避这一神圣的义务。我们主张和平和友爱。我们的口号是“向你们致以和平、真主的慈悯和吉祥”！于是我们就向以色列人致以和平、慈悯和吉祥；同样，对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对大卫盟约也是如此。他们也必须回敬我们以同样的或更好的问候。于是我们每天都等着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盟友说：“向拉比塔、塔朱拉、拉斯拉努夫、耶路撒冷、巴格达致以和平！”说实在的，既然哈桑哈只已经为我们采集到了能包治百病——甚至连头脑的病、心灵的病、观念的病和尊严、荣誉的病都能治——的药草，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拉比塔或是拉斯拉努夫药厂的什么了。哈桑哈只解释过一种重要药草的功

效，我听他说这种草可治尊严、荣誉的病，也许连老年病症都能治，因为照我听他的说法是，看起来这是一种可治骄傲、自尊或是某些总的来说同老年有关的这类病症。他既这么说，会谈就是多此一举了。

这么说来，我们可真有福，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可怜的是那些同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要为保卫祖国而流血牺牲，要为了生产而汗流浹背，要用手指挖掘土地，种植树木、庄稼、菜蔬；可怜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总是手指不离扳机地过日子，以维持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努里加和乌尔提加也是可怜的；甚至连美国人都够可怜的：他们竟花费亿万美元去武装太空，以保卫美国。

而我们，则可以靠我们自己，靠安魂草和百合之类的就行了。应该勇往直前，毫不犹豫；谴责的呼声吓不倒我们，什么东西也无损我们。坚定不移，勇往直前，去砍伐果树，反正有世界公司负责为民众进口罐头，哪怕是从天上弄来呢。你们既然已经解放了，那就来吧！人民掌了权，别人都没有权了。那就快来消除农业！根绝农业！赶紧进行转变！不是革命的转变，我的意思是转变成商人、炸油饼的、流动的小商小贩。要让你们的孩子学会阿谀奉承、投机倒把、看风使舵、八面玲珑！自由的人们！你们要夜以继日不

断地砍伐树木，从顽固的地面上铲除掉绿色！你们要用你们结实的臂膀消除掉绿山上的森林和农庄里的枣椰树，而在它们的废墟上建起商店、美容院、糕点铺或是石灰窑！既然世界会为我们制造糖果、糕点，枣椰树还有什么价值？！我们更喜爱没有刺的椰枣、没有皮的橙子、没有树的橄榄！你们就砍掉那些树吧！特别是该死的橄榄树和枣椰树。

照这样，我们就将会同列强平等地站在一起了；我们将不用怕那些装有核弹头的导弹了。因此，我们将克服长期存在的落后，而创造出先进来。

死 亡

死亡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只有真主知道。

不过古代的贾希利叶诗人塔拉法·本·阿卜杜认为死亡是男的，他说：

我看无论是慷慨的君子还是吝啬者的夫人，最终总归逃不过死亡他对于他们作的选择……

而现代的贾希利叶诗人尼扎尔·格巴尼却认为，死亡似乎是个女的，因为她夺走了他的儿子陶菲格。但是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难道说死亡是男是女还有什么用吗？死亡不管是男是女的总归是死亡嘛！话不能这么说，倒确实应该确定一下死亡的性别，弄清楚它是男的还是女的。若是男的，就该同他斗争到底，若是女的，就该

向她投降，直至咽气。

不管怎么说，“死亡”这个词在书本上一会儿是阳性的，一会儿是阴性的。

就我个人来说，根据我对死亡的经验与遭遇，我肯定地认为：死亡是男的，他总是进攻的，即使是失败了也从没有处于防守的境况；他凶猛、勇敢、狡猾，有时也胆怯。死亡也有大败而归的时候，而并不像他猜想的那样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多少次面对面的搏斗，死亡是力感不支，负伤退却，败下阵来。但尽管他在向面前的一个顽强的敌人进攻时，会受到拳打脚踢而浑身是伤，却从未投降、作过俘虏，也从未栽倒在地。这就是他危险的秘密，这就是他可以扼杀、消灭一切抗拒死亡、渴望生活的努力的过人之处。

死亡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型的对手。他沉得住气，有无限的耐心。不管他的对手如何显得像一个胜利者，显得强大，有后台，也不管他输过多少场战斗，受过多少创伤而占下风，他对战胜对手总有信心，而且这种信心会达到一种确信的程​​度。那些怀着有限的梦想自以为战胜了他的人们举行的欢庆胜利活动的喧嚣影响不了他，那些景象不会让他灰心丧气而不再反击。啊，死亡可真是一个拿定主意绝不动摇的巨无霸！

死亡的力量并不在于他准确的打击上，也不在于他致命的刺杀或是胜利的进攻上。因为他有对的时候，也有错的时候；有赢的时候，也有输的时候；有进攻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并非他的所有打击都绝对准确无误；也并非他在每场战斗中都能取胜。死亡的真正力量在于他那能忍受、承担并消磨掉他遭遇的一切箭矢、矛头的恶魔般的能力上；死亡的真正力量还在于他具有那种非同寻常的欲望上，就是他想要能舔净自己伤口的脓血，并把所有这一切转化成一种一定能打倒对手的火热的战斗力。

死亡对于胜利的当之无愧来自于他的不结盟，他不求助于任何人。因为那样做是一种缺点，而死亡是没有缺点的。那是一种走狗的行为，而死亡虽会耍花招、变色，但却不可能作走狗。因为他若是依靠任何别的盟友，那他就成了人质，而人质是不自由的，只是一个傀儡，而傀儡在人家达到了玩弄它的目的之后，就会被丢进垃圾箱里。假如死亡是走狗、喽罗、人质或是傀儡的话，那他的已被证实的胜利就肯定要受到怀疑。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死亡并不是一个有崇高理想、有传统的社会道德以及了不起的家庭教养的传奇英雄，那些条件要使具有这些美德的人在道义上必须有模范的举止，以免玷污

那些价值标准。而死亡并非如此，他狡猾、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还会改头换面、冒名顶替。他也许会扮成一位骑士，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手执武器，毫不羞愧地向你迎面走来；也许会像一个未受过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女人，从背后捅你一刀；他也许会大摇大摆、毫无惧色地徒步走来；也许会匍匐在地上，浑身是土，竭力掩饰自己，躲躲闪闪地向你爬来。

有多少牺牲品在安逸之中对死亡一不留神就被他掠走了！有多少牺牲品是沉睡于梦乡时被他夺去生命的！又有多少牺牲品在被他掠去时正兴高采烈、开怀大笑，根本没考虑他的存在！你们不要期望会得到死亡的怜悯和同情！他才不管你们怎么想，也不会考虑你们的境况如何，他并不尊重你们的生活。他也许会叼走一个正趴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当着她的面杀死他；他也许会把他的爪子伸进母亲的肚子里，在她长期的期待之后，掏出一个死婴来；他也许会在一对新婚夫妇的洞房花烛夜里掠走其中的一位；他也许会袭击父母，而放过他们的孩子；也许会正相反，放过父母，而袭击他们的孩子。死亡就如同那些发了黄的古书上所说，会将人们的欢乐毁于一旦；会让子女失去怙恃，成为孤儿。

这样说来，你们就不要怜悯死亡，也不要求

他怜悯！我们同他之间的事情已经裁决定了：他是一个死敌，同他无法讲和，对他也不能抱任何希望。因此，你们不要怜悯他，也不要在他面前显得软弱、怯懦！因为不管你们如何软弱、怯懦，如何屈服，他都不会怜悯你们。他根本就拒绝调和，他本性就没有和平共处这回事。是他杀害了我风华正茂的兄弟姐妹们；是他曾让我的家人挨饿，以便逼迫他们到他那里去；是他曾诱惑我的兄弟姐妹们同他一道在沼泽里玩，而毒死了他们：四个男孩，两个女孩！然后，他又同我勇敢的父亲展开鏖战。死亡是随米亚尼讨伐队来到盖尔达比亚的。他乔装打扮，穿着意大利和厄立特里亚士兵的服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杀害我的父亲，我那在死亡杀害了我的兄弟姐妹后开始英勇抵抗的父亲。我父亲决定向死亡报复。为此，他杀死了不少米亚尼上校的士兵——死亡正是乔装打扮，穿着他们的服装，以至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就成了死亡本身。当时，当我父亲眼看着他左左右右的烈士们不断地纷纷倒下去的时候，他是多么不知所措呀！不过，每射击一发子弹，我父亲都相信他已经杀死了死亡。到最后，他的子弹带都打光了，就喊道：“还有子弹吗？好让我替你们杀死死亡！”一个趴在我父亲附近一个战壕里的小伙子回答他道：“喏，我的子弹

带还是满满的！”我父亲听了很高兴，赶快去拿一些多余的弹药。但是死亡比他还快，我父亲刚走到那小伙子跟前，就发现他已经死了！

那么说，死亡是能听能看的。但我父亲像死亡一样，当年是个凶猛的战士。他抓起烈士的子弹带继续战斗。后来，他干渴难耐，就向他叔叔海米斯要口水喝，好继续战斗。他叔叔就扑到意大利队伍中驮水的骡子跟前，想给他弄点儿水喝。但死亡又照例更快，就向海米斯开了致命的一枪。那一枪打在了他右眼眉的上方，脑浆都乱溅在他身上，他倒地牺牲了。这一切激怒了我父亲，他发疯似地跳出战壕，决定站着战斗。他面对面地向死亡挑战，向他吼道：“我们是穆萨的子孙！死亡，你这个胆小鬼！你若是个男的，就给我出来！”但是死亡没有应战。他没有举手宣布他所在的地方，也没有大胆地伸出脑袋，只是以更激烈的枪声作回答。应战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群勇士，他们响应我父亲的召唤，呼喊道：“我们是哈只的子弟！我们是哈只的子弟！”他们站立着毫无畏惧地扑向死亡。于是我父亲赶快奔向它们，想加入到它们进攻的行列中去。但是死亡总是更快，未等我父亲跑到它们那里，死亡就用枪弹收割了它们。当死亡与我父亲之间相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战友曾要求他不要靠近它们，

以免死亡伏击他们，就像他曾伏击了海米斯、哈只的子弟、艾特拉什、苏赫比和穆罕默德·本·法拉智等人那样。我父亲从早到晚一直坚持同死亡斗争，而死亡已经疲惫不堪、力不从心。他决定逃跑，以便下回卷土重来。但在这一回，他还是在我父亲的衣服和肉体上留下了九枪的痕迹，而未能要他的命。

我对你们说过：死亡也会失败、逃跑，既不会为受挫而羞愧，也不会绝望。因为他的自信胜于绝望；他对最后胜利的确信无疑远胜过暂时的失败和一时的受挫。秘密在于他的力量在于他本身，而不是靠美国撑腰！

没过三年，死亡就卷土重来了，希望这回能抓走我父亲。他们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比盖尔达比亚那回还要凶恶。在这回的较量中，死亡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是假冒驻扎在西尔特和伊治达比亚亲意大利的塞努西军队士兵的身份，对我父亲他们进行追剿。如果说那天死亡是在挑战，以其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而洋洋得意，志在必得的话，那么，我父亲则比他更富有挑战性，纵然他没有那么得意，也不抱那么大的希望，但他却更加落拓不羁，更加无所畏惧。死亡乐得哈哈大笑。因为他看见塞努西的军队像蝗虫一样爬着，以占领靠近盐矿的卡拉亚坑周围那些

高高低低的地方；他们把黄色的沙漠都按照他们军服的颜色变成黑白相间的了；整个地区都被成百上千个为死亡的利益而征募来的士兵覆盖了起来。我父亲望着那为数不多的“雄狮”和为数更少的他人。那天从早到晚可真是一个不祥的日子，阴沉沉，充满了艰险。死亡具有充分的准备，我父亲则具有充分的勇气。死亡周围是塞努西伪军的大批人马，我父亲的周围则是为数甚少的一伙宁死不屈的好汉。由于形势很糟，在劫难逃，交战的双方力量相差太悬殊，我父亲决定硬拼。他宣布，他根本不把死亡及其大军放在眼里，也根本不在意他的命运可能如何。我父亲没有挖工事，也没有趴在地上射击，而是采取跪姿或立姿。勇敢与绝望结合在一起了，这两者的结合是多么精彩！这种结合对于生命又是多么残酷！但是完全像在盖尔达比亚那天一样，死亡的打击只是击中了我父亲的战友们而没击中他：喏，那是艾布·伊斯巴，被打中了心脏；而那里躺着的是盖扎夫·戴姆，已经断气……太阳也像被一颗流弹打中了，头正朝大地慢慢垂下去。过一会儿，黑暗就将笼罩大地，死亡就会失去他终身难求的机会。死亡对于从早晨以来就对他挑战的我父亲是恼羞成怒，于是就恣意妄为起来。他用俄罗斯沙皇给他装备的莫斯科造来复枪瞄准了

我父亲开了枪。他肯定以为击中了心脏，其实他打偏了，只击中了我父亲的肩膀，从前到后，在左肩上穿了一个危险的洞。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死亡并不是百发百中的，也并非他所有的刺杀都是致命的。他有时候准，也有时候错；有时候得手，也有时候失手。如果说，他使我父亲丧失了继续战斗的能力，并造成他终生局部瘫痪的话，但直到这一回，他却还是没能让他丧失生命。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死亡并不总是勇敢的，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面出击的。他有时候也胆怯，从后面刺人，掐人家的腿，扎进土堆里。在像盐矿、盖尔达比亚那样的遭遇战中，同英雄好汉们的交手、较量使死亡疲惫不堪。他没有制服我父亲，没能杀死他。在这之后，由于该死的死亡——正如我曾对你们强调指出的那样——是不会甘心、绝望的，无论对手多么强，他也不会放过他，于是，喏，你瞧！死亡又变成一条蝮蛇，在一条既没有庄稼也没有水的谷地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在一棵吓人的带刺的老沙漠胶树树干下，他阴险、背信弃义而又胆怯地咬了我父亲的脚后跟。

这就是那个可怕的死亡。他在非常恼火时骑

黑马，而在公开、顽强的挑战时骑白马。喏，这个曾在那些伟大的领导人面前毫不羞怯地亮出剑来的死亡，隐蔽着，让人看不见；他从后面而不是从前面，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袭来；他咬噬而不是刺戳，他收缩而不是显露；他要砍断脚后跟而不是脖子……就这样，这令普天下都闻之丧胆的可怕的死亡这次在我父亲面前变成了一条阴险的毒蛇。纵然我父亲用他那粗壮脚踩了他，但他还是能在我父亲的脚上咬了一口。死亡本以为这是他可以令人致命的妙计绝招。因为在真刀真枪的较量失败后，死亡不得不耍起骗人的花招来，原先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对峙，如今他却躲在了幕后。他本以为一条沙漠毒蛇咬了一个独自在一条边远的谷地里的人，呼喊求救都没人答应，肯定必死无疑。这就是自以为胜利在握的死亡的安排和预料。他没有想到生的意志会粉碎他的如意算盘。这意志能用烹煮的普通红茶破解剧毒的效力。喝下几口那种煮好的不放糖的红茶，再呕吐几次，就使我父亲战胜了不久前似乎已得逞了的死亡而站了起来。父亲嘲笑死亡，对他幸灾乐祸，在那边远的荒野，把死亡化成那条该死的蛇的脑袋踩在脚下。

但是死亡——就像我们从这个故事已知道的那样——无论如何受伤、失败，都不会死掉，也

不会绝望。那条蛇是被我父亲用他那强有力的在战斗中从不颤抖的脚踩死了，他不仅用脚踩了那蛇，还使劲拍了它几鞋底。我父亲的脚无论是在战斗的土地上还是在蛇头上总是坚定不移、强而有力。但是死亡却很快就从我父亲的脚下逃跑了，并在我父亲回家的路上又化成了另一条蛇。当我父亲伸手去够一棵小树上挂的干草，好用来生火的时候，那第二条蛇就缠住了他，并把它那致命的毒液一下子全刺进我父亲的手上！这回可没有红茶，地点也不像上回，既不荒凉，也不遥远。死亡倒认为这些是对我父亲不利的因素。因为这回没有了上次所有的挑战的动机。那次地点远，我父亲又是孤身一人，那天他若是死了可真是悲剧……这一切都会令人倍加认真，让人想调动意志的一切潜力去战胜死亡。这一回就不同了：人们都在周围，会有依赖别人的念头，指望他们帮助他……而这一切将会使他失去抵抗和挑战的武器，从而，死亡预料他那顽强的对手这回可逃不出他的手心。但是他忘了他的这条奸计从另一方面看其实是愚蠢的。因为他不知道正是由于他多次地通过蛇来咬我父亲，倒等于为父亲接种上了抗蛇毒的疫苗。就这样，我父亲再次遭蛇咬，虽有些痛，但未能要他的命。我父亲的寿命又延长了，而死亡也沉得住气。我父亲继续他顽

强的抗争，而死亡也未停止他的捕猎。

直到我们关注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为止，我们可以说：在所有这些场合，死亡的确是男性，而在最后的一些场合，死亡可能是女性。不过这事还是让我们有些糊涂，因为即使死亡化为一条雌蛇，也必须把他当成雄的一样抵抗。因为雌的毒蛇也是死敌，既然是敌人，就属于雄性，从而就要抵抗，就像在盖尔达比亚那天对付厄立特里亚或意大利的士兵一样。我们就像在故事开头说的那样，先要确定一下死亡的性别，弄清楚它是男的还是女的。若是男的，就该同他斗争到底，若是女的，就该向她投降，直至咽气。

在这个故事中，直到现在为止，我父亲一直在抵抗，没有投降。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死亡就是男的。但我最后却肯定死亡是女的。因为我父亲到 1985 年 5 月 8 日咽气的时候是向她投降了的。他一动不动，对她毫不反抗。我是头一次看到我父亲投降而不反抗，而且他还有时拒绝任何对死亡的干预，反过来倒要维护死亡，从而证明死亡是女的，而且是个如《古兰经》所说：“在首饰中长大，且不能雄辩者”⁽¹⁾的那种老式的女性。我父亲当时本有能力反抗，但他却维护死亡，反对任何对死亡的干预，此后他又向死亡平静地投降，仿佛那不是可怕的死亡，不是那个

执剑在手摆出要向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勇士挑战架势的骑士。

死亡的鼓声单调而越来越高，就好像乌姆·库勒苏姆吟唱的一首令人麻醉的歌曲。死亡的队伍越临近，他那烦人的鼓点声越高，我父亲躺在床上越松弛。他像摇篮里的婴儿般地发出对我们来说并无意义的微笑。他变得更加平静、安详，以至于我们仿佛觉得那让身体健康的人感到恐怖的死亡队伍的喧嚣，对于病人来说就好像一个著名的埃及歌唱家唱的一首令人麻醉的歌。我甚至想，治疗病人不必打麻药，只要唱上一首埃及冗长的歌曲就行了。不过医生反对那样做，他不许别人干预属于他专业领域的事，他断言我的所有推断都是脱离实际的谬论，无论如何都靠不住。在我一窍不通的麻醉学面前，我感到羞愧。但我却让医生摆脱了尴尬的窘境，亲自说完本应由他说出而他却不敢说出的真话。我得代表他，继续显得我对麻醉的过程一无所知，把对健康人与对病人的麻醉混淆了，夸大了埃及歌曲的效力，以至于认为那些歌曲对病人也会有麻醉作用。而实际上，它们只对健康的人才会起这种作用。从1948年以来，事实已证明了它们的效力和作用。已经在一亿多的阿拉伯人中对此进行了实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倒霉的是——与我预期的

相反——对于病人在动手术或诸如此类的医疗时，一定要使用麻醉药品；事实证明：身患疾病的人，那些歌曲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医生还会劝他们不要听它们，怕它们会引起诸如呕吐之类的副作用。至于健康人和类似健康的人诸如心理和理智有毛病的人，当他们想要进入人工休克或是非药物麻醉时，医生则劝他们听这些歌曲，并强调说，这些歌曲对他们来说并无副作用；如果有副作用（当然是非药物的），那也是影响这些人的事业和生产，至于他们的身体，则用不着担心它们会受这些歌曲什么影响。当我注意到这些歌曲会对心理、理智产生影响时，医生毫不在意地答道：“心理、理智、性情……等等是些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外科医生，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总而言之，我父亲心平气和、无牵无挂地躺在那里，与此同时，我们却紧张、焦急、痛苦得肝胆俱裂，有时会忍不住哭泣起来。而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微笑着，无忧无虑。你瞧！难道那家伙就是那个父亲在盖尔达比亚、塔拉和盐矿那些天在战场上与之搏斗的死亡吗？！难道这就是那个在空无一人的沙漠和其他场合中伏击他的毒蛇吗？！难道这就是死亡那个惯于挑战、狂妄、自信的死敌吗？！死亡常把他的挑战和自信表现为

挑衅和轻率。我不相信那就是他。如果那就是他的话，那他在骗人方面可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高手。因为我父亲终生都在抵抗死亡，而且尽管死亡具有大量致命的武器和机会，我父亲却总会对他战而胜之，但这回却不同，我父亲对死亡丝毫没有抵抗。这么说来，死亡是女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对死亡投降，直到咽气。我父亲正是这样做的。

结论就是：当死亡随着烟尘弥漫、无数黑旗迎风招展而来战斗时，他多半会是失败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以为骑的是一匹稳操胜券的马——骑的只是一匹妄自尊大的马，这就促使他的对手奋不顾身地向他挑战，从而导致他的失败。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的对手会表现得极其勇敢，必然会对他抵抗到底。而抵抗多半会导致胜利。至于死亡会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目的的生死攸关的场合，那总是他在其间化为女性，而女性就必须向她投降，直到咽气，就像我们在故事开头所强调的那样。投降绝对不会导致胜利。当死亡改变手法时，他是期望在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出现的情况下对手会投降，从而不用遇到对手抵抗就能获取胜利。

就这样，不管斗争多久，死亡无疑终归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是不会怜悯他的对手的，不

管这个对手如何投降，也不管他如何胆怯，如何显得软弱、可怜，哪怕他变得像萨达特式的人，死亡也不会怜悯他！

那么，为了长寿，你们就必须抵抗死亡，就像我父亲那样。我父亲从未向死亡投降过，而是毫无畏惧地同他战斗，直至他一百岁，尽管死亡想要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就结束他的生命。正确的立场就是面对面地针锋相对。至于逃跑，即使是逃到国外，也逃脱不了死亡，“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死亡总要追及你们，即使你们在高大的堡垒里”⁽²⁾。但是，一旦死亡自己软弱了，变成一个既非合众的也非拉丁的女性，不带武器，乖乖地投降过来，带着和平、安静、颇具诱惑力的样子走进来，致使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觉到她的存在，让我们陶醉于对她的情爱之中，她开始胳肢我们，在对她的陶醉中逗我们笑，这时，要抵抗她，同她较量，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之所为了，而是应该向她投降，直到咽气。

就是这么回事！

注释：

(1) 引文见《古兰经》第43章第18节。——译



注

(2) 引文见《古兰经》第4章第78节。——译

注

叶尔孤白一家真该诅咒， 应祝福的则是商队

我们谁没听说过叶尔孤白⁽¹⁾一家？而且，我们谁不尊敬它，景仰它？又怎能不呢？他足可以在世人面前为其是叶尔孤白家而炫耀！他的子弟优素福⁽²⁾是安拉的先知，掌管大地的粮仓金库！世上哪个人能佯装不知或是真的不知优素福及其灵验的预言呢？我们都知道他，全世界也都知道他。他能预知未来，还会圆梦，而且绝对灵验。真主选中了他，并教会了他圆梦。他的英俊四海闻名，以至于埃及一位权贵的妻子都勾引他，“她确已向往他”⁽³⁾，“那时她已把他的衬衣从后面撕破了”⁽⁴⁾，她说了谎。城市妇女都赞扬了他，“以致餐刀割伤了自己的手。她们说：‘啊呀！

这不是一个凡夫，而是一位高洁的天神，⁽⁵⁾以至于他几乎要依恋她们。在那之后，他预言了埃及将会出现的情况：丰年之后将是荒年；翠绿之后将是干枯。

那么，叶尔孤白家是值得炫耀，值得自豪的，因为它有福，了不起：这家的父亲是坚忍的叶尔孤白，儿子就是优素福。难道这样的家庭还不值得尊敬，令人刮目相看吗？！在机场，在喜庆以及一切公众场合，甚至在各种会议（如果有的话）上，这样一家难道还不应当要求为它鸣锣开道吗？还不应当让人们伸出拇指齐声赞扬优素福兄弟们吗？安拉赐予了这一家何等的光荣啊！

这就是我们原先对叶尔孤白一家的认识：认为该让我们对它肃然起敬，认为这一家比我们强！但是，现在要让我们知道：叶尔孤白一家真该诅咒，这一家并不光荣，也不应受祝福。那一切不过是围绕它创造出的一道虚假的光环，是对叶尔孤白一家并不实事求是的赞扬。这一家不配这样赞扬。

叶尔孤白家真该受诅咒，尽管这一家的祖父是易司哈各⁽⁶⁾，儿子是优素福。这是一个最卑劣、最不讲信义、最虚伪的家庭。这一家真可谓

卑鄙无耻。难道不是他们诡称他们会守卫优素福，使他不受狼的伤害吗？！说他们可以在世上保障优素福的安全？！说他们是优素福的保护者？！难道他们的父亲不曾对他们说过：“‘……我生怕在你们疏忽的时候，狼把他吃了。’他们说：‘我们是一个（强壮的）团体，狼却吃了他，那我们真是该死了。’”^{（7）}

叶尔孤白家真该受诅咒。它的子弟竟利令智昏地要做一件卑鄙的事，他们竟阴谋加害安拉的先知优素福。他们说：“你们把优素福杀掉，或把他抛弃在荒远的地方……”^{（8）}他们产生了分歧，相互争执起来，对于谋害优素福、背叛他们父亲叶尔孤白的方式、方法上意见不一。“他们当中有一个发言人曾说：‘你们不要杀死优素福，你们可以把他投入井里。’”^{（9）}但是优素福当时知道这些，“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10）}。“他们用假血染了优素福的衬衣，拿来给他们的父亲看。”^{（11）}

叶尔孤白家真该受诅咒：他们说谎骗人，背信弃义，大逆不道。他们（我指的是叶尔孤白的儿子们）剥去了优素福的衣服，并将它涂染上假血，而使优素福远离人们，将他投进井里。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优素福都听见了，看见了，但是他没有冲着他们的脸喊叫，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大逆不道、卑鄙下流、背信弃义的家伙！你们还算是我的哥哥吗？！”

由于安拉启示过优素福：“将来你必定要把他们这件事……告诉他们”^{〔12〕}，所以他当时很好地容忍了下来。他是无辜的，就像狼对他的血是无辜的一样。不仅如此，他的哥哥们准备把他投入井中时，他还对他们微笑，同他们开玩笑。他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但他没有对他们说：“你们要害我，还要骗父亲。”也没有对他们说：“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你们这么干的后果，你们将会为自己犯下的罪孽、欠下的债，受到世人的轻蔑而自惭形秽，感到无地自容。”

优素福的哥哥们对于这一谋害、这一注定要破产的诡计真是煞费苦心，他们竟还当着他的面笑哈哈的，而在他背后施阴谋。“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13〕}

叶尔孤白家真该诅咒，应祝福的是商队！是的，正是商队把优素福从深井中救了出来。当时他的哥哥们已离他而去，是商队往井中垂下水桶打水，发现了井下的优素福。是应祝福的商队救了他，城市慷慨地接待了他。

叶尔孤白家真该诅咒，应祝福的是商队！在做出这样丢脸的事之后，我们谁还会尊重或崇敬

叶尔孤白家？他们对优素福尚且如此，谁还敢信赖他们不受其害？

但是优素福的哥哥们尽管能杀害他，毕竟没杀死他，因为他们是他的监护人！的确，他们没杀死他。这要么是因为他们有分歧，在这件事上意见不一致——就像《古兰经》所说的那样；要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胆量这么做；或者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他的哥哥，他们尽管忍心目睹别的假血，却不忍心目睹他真正的鲜血，就宁愿让他在井中逐渐死去；或者也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哥哥，决定不了用哪种方式杀害他，就把他的命运交给了过路的商队手中——他们似乎知道那商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们当中有一个发言人曾说：‘你们不要杀死优素福，你们可以把他投入井里。要是你们那样做了，一些过路的旅客会把他拾去的。’”⁽¹⁴⁾最大可能的原因大概还是出于对他们父亲等人的畏惧。

叶尔孤白家真该诅咒，应祝福的是商队！我们上当受骗了：我们当初尊崇叶尔孤白家，是因为它的儿子是优素福，围绕在优素福周围的那些威严的群星、太阳和月亮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不禁说：“围绕在优素福周围的叶尔孤白一家是一道多么辉煌的光环啊！”我们甘愿，或是被迫张大嘴巴从远处观赏他们！我们一旦闭上嘴巴，

就可以热烈鼓掌，“我确已梦见十一颗星和太阳、月亮，我梦见他们向我鞠躬”。⁽¹⁵⁾

“在优素福和他哥哥们（的故事）里，对于询问者确有许多迹象。”⁽¹⁶⁾假若这一家的丑行没有揭露出来会怎样？优素福的哥哥们进行策划的这种大逆不道的暴行还不令人胆战心惊吗？这一行为难道不是丑恶得几乎会让天崩地裂，令群山轰然倒塌，骇人听闻、让人厌恶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吗？！叶尔孤白一家做的实在是不像话。

假若这一家保持了它的光荣和在世人中的地位，优素福的哥哥们能像使徒一般地围绕着他生活，维护他，安排他的事，听他的话，又会怎样？！

在发生了所有那一切之后，难道优素福不是乞求安拉宽恕了他们吗？！“他拥抱他的双亲，他说：‘你们平安地进埃及吧！如果真主意欲。’他请他的双亲坐在高座上，他们为他而俯伏叩头。他说：‘我的父亲啊！这就是我以前梦兆的解释。我的主已使那个梦兆变成为事实了。他确已优待我，因为他把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在恶魔离间我和我哥哥们之后，把你们带到这里来。’”⁽¹⁷⁾

但是，若不是有那件丑恶的丢脸的事，或是

丢脸的丑恶的事，叶尔孤白一家做的都挺好。也就是说，叶尔孤白家这下可是丢人现眼了。而我们原先却以为这一家是可尊敬的，是应祝福的。这倒不是因为它有昔日祖传的荣耀，或是有万贯钱财、深宅大院、花厅水榭……完全相反，它原先是——照《古兰经》所说——一个默默无闻、受人歧视、不足挂齿、听命于人的人家，住在荒漠中，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牧民的家庭。优素福的哥哥们原先可能实现的最大的胜利，也就是战胜一只狼或是一只狐狸，不会梦想去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这种伟大的世界性的光荣从不会在叶尔孤白家的哪个儿子的脑海里转过，他们也想不到埃及的光荣和那里的粮仓。只有优素福当时能预见未来，还擅长圆梦。假若没有这些，叶尔孤白家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世人对待这一家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人们还会把这一家扛在脖子上以示尊崇吗？难道不是这一家为人们生出了优素福吗？！若不是因为叶尔孤白家生出了优素福，而优素福则是安拉启示了他，使他成为先知，让他掌管大地的粮仓，使他会圆梦，让妇女喜爱他，这一家岂会不同凡响，路人皆知？

赞美安拉，是他在《古兰经》中为我们揭露了叶尔孤白一家，表明他们并没有保护优素福，而是要谋害他，让他早晚是死。他为他们赢

得荣耀，他们却为他挖一口深井。

叶尔孤白家的儿子们真是卑鄙下流，不知好歹，优素福为他们建立一个尊贵的家，他们却亲手去捣毁它。

尽管如此，如果在叶尔孤白家中有人是公正的，那么有可能公正地对待他就应该公正地对待他。是的，他们中最年长的和最年幼的——照《古兰经》所说，他们是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就似乎是这样。他们之中最年长的曾劝告叶尔孤白家那些大逆不道的下流坯不要杀害优素福，而是把他丢进井里，让过路人把他拾去。至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则是最年幼的。他当时站在优素福一边，也招那个可诅咒的家庭里的哥哥们憎恶。他们也想要摆脱他，想要像谋害优素福一样地谋害他。当他们到优素福那里余粮而未认出他来时，就曾将这位小老弟丢在埃及做人质。

叶尔孤白家真该诅咒，应祝福的则是商队。

注释：

(1) 叶尔孤白系《古兰经》故事人物。安拉的使者之一。易卜拉欣之后裔，优素福之父。学者多认为即《圣经》中的雅各。——译注

(2) 优素福系《古兰经》故事人物。安拉的使者之一。叶尔孤白之幼子。诸兄长妒其为父所宠爱，设计将其丢弃井中，经过路队商救出，卖至埃及。因拒主人妻子勾引而一度下狱。后为埃及王圆梦而受重用，主管粮仓。后其诸兄长去埃及买粮，相遇，他原谅了他们，并与年迈的父亲团圆。学者多认为即《圣经》中的约瑟。——译注

(3)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24节。——译注

(4)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25节。——译注

(5)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31节。——译注

(6) 易司哈各系《古兰经》人物。易卜拉欣之次子，叶尔孤白的父亲。学者多认为即《圣经》中的以撒。

(7)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13、14节。——译注

(8)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9节。——译注

(9)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10节。——译注

(10)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15节。——译注

(11)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18节。——

译注

(12)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15节。——

译注

(13) 引文见《古兰经》第8章第30节。——译

注

(14)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10节。——

译注

(15)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4节。——译

注

(16)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7节。——译

注

(17) 引文见《古兰经》第12章第99 - 100

节。——译注

你们见新月开斋

先知说：“你们见新月开斋，见新月封斋，如阴晦不能见月，你们便守满全月斋三十天。”这就是穆斯林有关这方面事情所遵循的《圣训》。但是奉行穆圣的这一圣训，每年都会让穆斯林们依次在封斋、开斋、朝觐诸事上遇到难题。惟有今年这个难题已经解决了。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个难题怎么会只在今年得到解决的。我可以说：由于伊斯兰教已在全世界的范围传布开来，见新月的时间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不同，一个洲与另一个洲也不同。过去地方的标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见新月也许就只是指在阿拉伯半岛，而且就是指在麦加或是麦地那见到

新月，因为当时完全没有通讯联系，从而不能设想我们在麦加或是麦地那要等待也门居民见到新月的消息传来：须知一个人要走上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告诉我们见到新月的消息。

而如今，全世界已以每秒 340 公里的音速完全联系起来，所以现在极有可能通过世界宣布见到新月的消息。但是，即使利用这种重大的科学进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事情反而更糟了：我们比以往更加了解了世界的真相，从而问题也更加复杂化了。穆斯林——包括教法学家、老百姓、君主和穷人——之间更加争执不休。如沙特人不愿意在星期五朝觐，以免拥挤和由此而对他们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这方面看，他们那种意见是对的。如果肯定在星期五朝觐会导致王室的一位成员归真——沙特的弟兄们悲观地认为在星期五朝觐就会出这种事——，那他们的意见就更加有理了。那就在星期六或是星期天朝觐吧！真主保佑，可别冒险在星期五朝觐而失去一位亲王！

我们原以为，现代科学向我们揭示的事实以及通讯联系的迅速，可以让我们不难统一地封斋、统一地开斋，随之是统一地朝觐。但是，随后我们就清楚了：当印度尼西亚是星期五的时候，利比亚却是星期四。也就是说，利比亚是舍

耳班月⁽¹⁾三十，而在印度尼西亚或是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殖民地却是莱麦丹月⁽²⁾初一。如果印度尼西亚通过电话告知已见到莱麦丹月的新月的话，那么在利比亚还是舍耳班月呢。就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见新月只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非常有限。每个地区都以那里所见的新月封斋，以那里所见的新月开斋。但是难题在于朝觐。至于封斋和开斋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任何难题。真正实际的难题出在朝觐上。如果从各处来朝觐的人们都根据他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日子，根据他们封斋和开斋的日子，来确定他们“绕行”⁽³⁾的日子、“宿夜”⁽⁴⁾的日子和“投石”⁽⁵⁾的日子，那么这就意味每一个穆斯林群体朝觐的日子都与别的穆斯林群体的日子不同，不会有统一的一天来安排“宿夜”、“宰牲”……等朝觐的仪式。这对于沙特的弟兄们来说，无论精神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这件事只是在今年得到了解决。是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愿安拉奖赏他）亲自解决的。从莱麦丹月（斋月）第一周起，他就提前将开斋节定于以伊萨诞辰纪元⁽⁶⁾的1991年4月15日（星期一），从而就根据西洋历断然而毫不含糊地规定了朝觐的日子，根本不管——根据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决定——看见与否（我指的是看见新月，而不是上述的将军），

不管舍耳班月是小月还是大月，也不管莱麦丹月是 28 天还是 30 天，或者哪怕就是 31 天也一样，问题不容讨论，也不取决于见未见新月，不管这事是圣训也好，是主命也好，也不管是安拉说的还是穆圣说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决定不容商量。此事关系到美军及其盟军的安全，也关系到包括天房及穆圣陵墓在内的整个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领土安全。因此，即使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对于所有的穆斯林——不管他是星期六、星期天还是星期一在把斋——来说，莱麦丹月最多必须在 1991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结束。14 日就是 14 日，你们想不通也好，甚至就是气死了也好，反正勺瓦勒月⁽⁷⁾初一非得是 1991 年 4 月 15 日不可，哪怕那时是个满月，或是月亮还没生出来，或者是事情要搞到另选一个月份——随它就是勺瓦勒月本身或是祖嘎戴月⁽⁸⁾——去朝觐也没关系。穆斯林在自己的宗教方面受尊重，可自主，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接受将军的时间表，那就让他们愿意选哪个月就选哪个月去朝觐好了。就像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本人所说的那样，这不违背《古兰经》：“朝觐的月份，是几个可知的月份。”⁽⁹⁾那么说来，它是几个月而不是一个月的事。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解决了这个过去由于是否看见新月而经常引起争论的伊斯兰问题。穆斯林

们！你们不必自找麻烦去研究勺瓦勒月的新月了！因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已经正式宣布莱麦丹月于星期天结束，勺瓦勒月于星期一开始。你们，你们的新月，你们的宗教法庭和非宗教法庭，统统都是扯淡！不仅如此，这位将军还决定，世界各地的朝觐手续要在莱麦丹月月末前办完。因为这个原因，施瓦茨科普夫规定了什么时间莱麦丹月要结束。因为这一点首次同朝觐的安排联系了起来。朝觐一事让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操心劳神。因为千百万人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进入在他保护下的地方，这可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今年的朝觐可不像别的年，因为今年的朝觐将在麦加与麦地那被置于美国军队的保护下并根据你们都已知道的情况进行。是沙特政府要求这些军队保护的，当时是伊拉克进入了科威特，说不定他们当时还将向那些圣地进军，让它们属于伊拉克呢，那可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也说不定他们还会在西方的油田上进军呢。因此，沙特政府有权要求保护，因为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有权愿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而出于美国的利益，则是同意这一要求。她的要求被同意了。若不是有美国军队，那说不定麦加和麦地那（包括附属于它们及它们地面上的一切）今天就会属于伊拉克了。但是美国军队阻止了这种

事的发生。因此，如果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规定了莱麦丹月和勺瓦勒月最后的日子和宿夜、宰牲、投石的日子，并规定了登记朝觐最后一天的期限就是莱麦丹月的最后一天，那可不能责怪他。

因此，不能让莱麦丹月的最后一天由是否看见新月来决定。那不符合负责保护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军队的安全。所以将军不得不规定4月14日为莱麦丹月结束的日子，4月15日是勺瓦勒月开始的日子，以此类推，直至根据西洋人的时间推算而不是别的来定出宿夜的日子。此外，对于朝觐天房禁地的人，除了不准讲脏话，不准淫荡，不准吵架之外，还对他们下了命令，列出一份禁戒的补充单子，据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不是安拉——这次命令，禁止携带图片——包括私人照片，但贴在护照上的照片例外；还禁止携带图书——包括《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的书籍在内；同时还禁止祈祷——不容争议，由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亲自决定的、你们可以在每一绕行处见到的祷词例外。因为任何言论自由，不限定祷词都可能导致呼喊出一些反对美国军队或者甚至是反对将军本人或是他的总统（求安拉别容许这样）的口号。而这则会导致一些也许会引起破坏美国军队负责的安全的游行示威或是暴乱，因为麦加是沙特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而负责保护她的是施瓦茨科普夫。把莱麦丹月延长到 32 天，把开斋节定为勺瓦勒月 3 日，或是按照那些命令接受有关今年朝觐的各项规定，这一切有什么错？究竟是谁错了？毫无疑问，只有不守纪律、违背命令的人才是错误的！你为什么要抬头朝天空去看月亮？你本应该说：“我们都昏厥过去了。”那样一来，你就会一石几鸟了：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你是证实了《圣训》，并对它恪守不渝了，因为对于你来说，那是阴晦不能见月，你就在莱麦丹月把斋 32 天；另一方面，你多把了两天斋也是有报酬、有奖赏的，若是有人反对你，说你不守教规，你可以用安拉的话回答他们：“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的”⁽¹⁰⁾。并答复他们，你跪拜也是一种功德，因为安拉说过：“你们和跪拜者一起跪拜！”⁽¹¹⁾《古兰经》可以在所有穆斯林手中被利用来上台掌权，可以用来为剥削、暗杀、雇佣甚至拜倒、开放辩解，那么，你是一个穆斯林，你就有权为了任何目的去使用《古兰经》。难道你比“穆斯林兄弟会”、“定叛与迁徙”组织、阿卜杜·哈米德素丹、阿卜杜·麦吉德、阿卜杜·拉赫曼谢赫、阿卜杜·努尔曼和阿卜杜·马可·米兰更虔诚吗？

兹定于西洋纪元 1991 年 4 月 15 日为开斋

节，6 点 50 分、6 点整分别于麦加禁寺广场与先知禁寺举行礼拜。其余各地穆斯林无疑须遵照时差而行。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于陆、海、空全面保护的麦加

注释：

(1) 即伊斯兰历 8 月。——译注

(2) 即伊斯兰历 9 月，为穆斯林须斋戒的斋月。——译注

(3) 穆斯林朝觐活动的仪式之一。朝觐者须绕“克尔白”殿行走 7 周，每过“玄石”必吻之，或以手抚之，以示尊崇。——译注

(4) 穆斯林朝觐活动仪式之一。指朝觐者于伊斯兰历 12 月 8 日晚在麦加附近的阿拉法特平原搭帐篷过夜，并做礼拜。——译注

(5) 亦译“射石”。穆斯林朝觐仪式之一。伊斯兰历 12 月 10 日（宰牲节）晨，朝觐者前往米纳山谷，以石子投击象征魔鬼的三根柱子。——译注

(6) 显指公元。伊萨亦译尔撒，即耶稣。——译注

(7) 即伊斯兰历 10 月。——译注

(8) 即伊斯兰历 11 月。——译注

(9) 引文见《古兰经》第 2 章第 197 节。——译注

(10) 引文见《古兰经》第 2 章第 184 节。——译注

(11) 引文见《古兰经》第 2 章第 43 节。——译注

最后聚礼日的祈祷

不管何时守斋，何时开斋，下一个聚礼日一定是莱麦丹月最后一个聚礼日。因此，居于菲律宾南部、泰国北部、马来西亚群岛（除了沙捞越），直到尼日利亚，再加上四分之一的喀麦隆、五分之三的马拉维和十六分之七的南非的穆斯林们全都要求在莱麦丹月最后的聚礼日祈祷，并要求安拉答应他们祈求的诸事顺利。这一祈祷词在本文中将会述及，它是新近随着钴射线的发现一道被发现的。它可以让记住它的人、教人记住它的人以及用它祈祷的人不再需要现代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实用科学。过去，为了要急切地战胜愚昧，消灭历史性的文盲，掌握现代科学，以

创造先进，应付敌人的挑战，我们普及了教育，到处建立大、中、小学及专科学校、学院、职业训练中心，包括固定的学校和流动的学校，以使每个孩子都能受教育。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傻呀！我们当时傻，因为我们没有使出同样的劲头去寻求那些含有深奥秘密的古书——诸如伊本·太米叶、伊本·凯希尔等已经作古了的各宗各派的大师、权威的论著。

我们还花了几十亿第纳尔，创建了钢铁工业，建立了化工厂和石油化工厂。我们这样做也错了。我们应该废除利比亚的大人工河，废止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二阶段工程，废止包括建立三百个石油加工厂在内的拉斯拉努夫联合企业的第二期工程。我们应该节省下几百万第纳尔去再版印刷那些发了黄的古书。

毫无疑问，穆斯林——无疑，我指的是在大洋与海湾之间迷茫的阿拉伯穆斯林——当他们确知以色列人已经掌握了现代科学，并在美国—阿拉伯资助下能够用这种现代科学发射人造卫星，而这种卫星每秒都会拍摄下他们想要拍摄的真实的照片时，他们感到了惊恐不安。而当那些有关阿拉伯人日常活动的照片开始陆续不断地从犹太人的人造卫星传到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时，以色列人却大为扫兴。他们感到扫兴是因为卫星最

初把阿拉伯世界什么东西都拍摄了下来，于是堆积在他们面前的都是些毛里塔尼亚的骆驼、苏丹的驴子的照片，还有就是国王与总统们在首脑会议上的照片。

他们在对那些照片进行了分析、比较之后，实际上是感到恼火：哪些照片更无用？其中又有什么会构成对以色列人未来的威胁？故此，他们仅集中拍摄了一些挑选出来的目标，并下令不再拍摄驴子、骆驼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就出现了拉比塔、塔朱拉、台尔胡纳、布凯马什、艾哈迈德宫、高坝、大人工河、拉斯拉努夫的照片，随后出现了一个正在自家门前玩耍年仅十岁的小女孩穆阿伊蒂盖的照片，还有赛娜的照片和欧格巴·伊本·纳菲厄的照片——他是褐色的皮肤，高个子，络腮胡子，头上缠着绿头巾，然后是盖尔达比亚的照片——它坐落在荒野上，周围遍布着男男女女，还有纳赛尔的照片——他期待着埃及……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人已经造出了原子弹和将会发射的远程导弹，他们正在造军用飞机，并着手把它们卖给世界上的一些国家。

这仅是阿拉伯民族面临的严重挑战的一个方面。这个民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革命计划，为科学、劳动和抗敌而调动一切力量，以达到高度戒备的状态；并为拯救一个遭受威胁和侮辱的民族

而负起责任。但是这个民族虔诚的信徒在一些来自阿富汗、印度和英国的学者（例如奈伯哈尼、赛义德·库特卜·扎达——一个印度裔埃及籍的波斯人、穆罕默德·阿萨德、好娃、叶昆——土耳其裔、米尔扎与白哈伍丁——两人为波斯裔，以及贾克·贝尔克和贾鲁迪）手下学了些教法课，他们对这些足智多谋的人——特别是赛义德·库特卜·扎达、奈伯哈尼和布拉克·杜志（他入伊斯兰教时已改名为穆罕默德）——深信不疑，认为这些人就是像宰纳白曾说的那种天园的报喜者，按照这些人在调查和辩驳时的供认，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如何，这个民族追随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解放党的人、参加宣告、定叛和迁徙运动和反穆斯林的圣战的人、召唤美国并为它宣传、维护它的人，这些人让年轻人注意这个重大的秘密，他们在漫漫的长夜里彻夜不眠，进行科学研究，钻研那些发了黄的古书，向我们强调：莱麦丹月最后聚礼日的祈祷能保证能挫败一切反动的鬼计划，使当代的一切科学技术失效。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真主的党派联盟所说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到学校、专科学院或是明星技术大学学习，倒是要让他们到大街上在露天地里卖烟卷，向大人卖口香糖。重要的是要记住本文就要谈到的祈祷词，而且，上

述地区（个别的例外）所有的穆斯林都要将它背得烂熟。

至于这个祈祷词，那它是这样的：

“他们不会看见！他们不会看见！”要在莱麦丹月最后的聚礼日上每分钟背诵一千次，并说“阿敏（愿主准我所求）”！这一祈祷词是正确的，是经过考验的。它能使犹太人看不见阿拉伯人生死攸关的目标——其中包括拉比塔制药厂在内，并且能使他们根本看不见阿拉伯人本身。

这一祈祷词完全肯定能使以色列的人造卫星变成瞎子。因为一个在拉比塔工厂工作的穆斯林兄弟曾把这个工厂的生产进程暗中告诉了美国人，从而使美国再次针对利比亚调动起它的舰队。但是那个人在调查人员面前把这一祈祷词一分钟背诵了一千次并说了“阿敏（愿主准我所求）”！就使美国不能看见那个工厂了，更何况仅是围绕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的以色列的人造卫星呢。的确，直到写出本文为止，美国尽管有那么巨大的调动，却没有轰炸哪个工厂，以色列人也一样。

至于另一个符咒，就单纯是在《古兰经》的阴影下念一本书，而不是《古兰经》本身。照“穆斯林兄弟”的解释，“《古兰经》只是一本书，而《古兰经》的阴影则是十本”。

正如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这些书是不让它们的读者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任何其它的诸如化学、数学、空间、深度等科学和课程，而只要他们置身于清真寺或是呆在家中闭门不出。穆民们（愿安拉使你们有用）！请你们想象一下！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如果从雅加达到马拉喀什所有的穆斯林都闭门不出、专心祈祷，那么这种祈祷该是多么强大而不可战胜——特别是这种祈祷是敌人的仪器无法发现的，因为它不会像飞机、军舰、导弹那样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赶紧教你们的孩子们学习兄弟会和解放与定叛党的书吧！你们要印这些书，并将它们再版重印！你们要在清真寺和家中闭门不出，埋头苦学这些书，直至末日！这些书的标题就清楚地表明了书的内容：《宗教对于胡须与吸烟的裁决》、《逊尼派关于使用香波和散末花的教法》、《轻松进天园指南》……然后是伊本·太米叶的书籍，这些书籍向你们解释了用三个手指吃饭和依靠着一个地方吃饭的学问以及用沉香木盘子或是铁盘子吃饭的学问。但是你们可不要忘记了前面提到的祈祷，那可是民主的穆斯林兄弟会专门有关军事方面的教法，它是有关防御战略的。此外，还要加上专门有关经济的祈祷，这很简单，只要一秒钟反复念一百遍就够了。这种祈祷是经过考验

的，很有用：它既能抵制无缘无故的涨价，又能同剥削作斗争，而无须革命理论，甚至也无须革命行动。这一祈祷词是这样的：“真主啊！请你怜悯职工，让他们免受商店老板算计！也请你怜悯大商人，让小革命者放过他们！一旦在光天化日之下起了火，那就要由商人和革命者负责。而我们则应该为抬高物价者和把一个第纳尔与一个美元等同起来的人祈求宽恕。”

而谁想要使阿拉伯民族统一起来，以便让她强大、进步、战胜敌人，那他就应该在上述的同一个聚礼日里，站在教长后面念叨：“真主啊！我们的软弱是瞒不过你的。我们的事情全摆在你面前了。你知道，我们没有有求必应的魔戒指。你也知道，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已经用火箭和卫星升到了你那里。在他们这种以侵袭太空而表现出的褻渎方面，我们可不同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向你祈求。”

穆民们！这就是各种统一的伊斯兰党派——从穆斯林兄弟会到解放党、定叛和迁徙运动、召唤和宣传党——号召你们要做的：你们不能前进，不能进入现代，不能摆脱落后，甚至不能解放巴勒斯坦，或者至少不能摧毁敌人针对各个阿拉伯国家首都而设的基地，这一切你们什么都做不成——如果你们不去参考你们那些发了黄的古

书，倒退两千年，去搞清楚是谁杀死了奥斯曼和把凶手交付审判的必要性，同样要弄明白是谁杀害了侯赛因，是阿里还是穆阿威叶更应该继位为哈里发，叶齐德和侯赛因各有什么资格继位？一定要搞清楚当时袭击奥斯曼的究竟是多少人，那件丑恶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通过查阅伊本·太米叶、伊本·凯希尔、叶昆、好娃、赛义德·库特卜·扎达、鲁里、毛杜迪的书，我们将肯定地会了解这些原教旨的基本知识，而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发展，才能解决经济的、行政的以及由于基督教徒们发现了其它代用的能源而使石油降价等诸多难题，才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星球大战、神经战、电子战进行防御工作！！

我们若是还没搞清楚究竟是哈迪还是麦海迪，是艾敏还是麦蒙更应该继承父位，阿里的骆驼究竟是亚麻色的还是其腿是白色的，奥斯曼的衬衫是棉制的还是尼龙的，那我们怎么能向前进呢？！

所有这些基本知识你都可以在那些复古的——抱歉！我是说先人的书中找到。这就是那些当代的伊斯兰党派号召你们埋头研究以至于你们不得不戴上眼镜去阅读的东西。你们有些人也许会嘲笑这种倾向，那可是离经叛道、背主叛教

啊！哪一个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有理智人能不为这些重大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呢？我们若是还不明白用五个手指抓饭吃的可爱之处，只用三个手指抓饭的奥妙，为什么先吮手指后用它蘸东西吃令人讨厌，而舔盘子和捡起掉在地上的食物吃却讨人喜欢，不明白这些问题，我们怎能进入这个新世纪？！你们快去查一查扎克里亚·叶海亚教长写的《良民书》第 297 页 109 章吧！还要弄清楚：染胡须是用散末花粉呢，还是用彩色香波；女穆斯林的盖头可否用机器做？还是只能用手工制做？如果是一个不信教的人或是一个印度人、波兰人做的，女穆斯林是否可以戴？！

真主啊！引导穆斯林走上真理之路吧！让他们相互之间进行圣战！让他们相互指控别人叛教，相互离弃，相互厮杀吧！致使他们同有经书的人结成同盟！真主啊！你是有求必应的，请你把我们统一在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旗帜下，并把那些异教徒连同他们的女人、孩子以及他们的钱财统统变成穆斯林的战利品，还要保证公正地分配这些战利品，既不左，也不右！阿敏！

最后的聚礼日没有祈祷

遗憾！全世界的穆斯林没有在有关莱麦丹月最后的聚礼日进行祈祷一事取得一致的意见。假若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祈祷会震撼犹太复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同盟，也许甚至会把以色列的人造卫星击落下来。但可惜，他们闹分歧了：伊斯兰解放党提出，让它的党羽参加这个聚礼日对真主的祈祷得有一个条件：这个党的党魁必须是穆斯林的哈里发，并要在清真寺的讲台上为他祝祷，要在伊斯兰世界的每一座清真寺里说：“真主啊！请你佑助穆斯林的哈里发——伊斯兰解放党主席吧！请你赐福予他的子孙和妻妾，使他们成为他的继承

人！”这位党魁一旦贵体欠安，那在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清真寺就必须为他祈祷，祝他早日痊愈。还有，你们大家都要知道，这位哈里发是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你们和你们的妻女都要归他掌握。还有一条：这个党的三位政治局委员——一位巴勒斯坦人和两位土耳其和库尔德裔的约旦人——被认为是出身于先知家族，如果提到他们，你们必须说：“真主啊！请你喜欢他们！愿真主让伊斯兰解放党的政治局委员们脸上有光！无论如何，都要许诺他们将来会进天园！”

这个党提出，要让它的党徒及其徒子徒孙们同我们一起参加那个最后聚礼日的祈祷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解散穆斯林兄弟会，并断绝它与德国情报局的联系，以作为在莱麦丹月里由于核导弹现代化问题在大不列颠与不大的德国之间产生的政治危机的反应。当人们问起莱麦丹月最后聚礼日的祈祷与英国和德国有何关系时，该党公关人士告诉我们，这是斗争必然的结果；伊斯兰解放党不能违背真主的宗教，违反它的誓约，或“解开它的线索”。因为从巴勒斯坦被占领的日子起直到世界末日，它在历史上、宗教上都与有经书的英国情报局联系在一起，格拉布将军哈只和劳伦斯哈只（愿真主怜悯他们并让他们在英国南方的坟土流芳）在建立这个党方面是有贡

献的。当伊斯兰兄弟会的党徒们听到这个条件时，就起来焚烧了奈伯哈尼的书，并宣布伊斯兰解放党从 1936 年就追随“摩萨德”，它的党徒都是走狗，他们每半年都可以通过约旦从“摩萨德”那里得到资助，这个党是在英国对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时建起的，其成员都是巴勒斯坦的英国走狗，他们组建这个党是为了阻止穆斯林解放巴勒斯坦，这个党党魁的梦想与野心就是哪怕当一个月穆斯林的哈里发，让人们在所有的讲台上为他祈祷祝福。

伊斯兰解放党对穆斯林兄弟会予以针锋相对的反击，指控他们在印度裔的赛义德·库特卜·扎达的名为《在古兰经的阴影下》的经注中歪曲了《古兰经》，这种歪曲的目的在于否定纳赛尔的领袖资格，而断定哈桑·班纳尽管死了也具备这一资格，因为哈桑·班纳小时候就会背《古兰经》，纵然他在老了的时候忘记了；而纳赛尔却不会背。写作这些称之为《在古兰经的阴影下》的诠释《古兰经》的章节的目的在于 20 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他们埃及人之间的夺权斗争，而与《古兰经》、宗教、真主或利比亚毫无关系。硬把宗教塞进去、故意曲解《古兰经》，目的只是为了要肯定一伙埃及人有权反对另一伙埃及人而上台。

伊斯兰解放党还焚烧了毛杜迪的书籍，宣布那简直是胡闹。他们说：“一个外国人怎么能教我们阿拉伯人我们的宗教？须知是我们让他入了伊斯兰教，我们是他的伊玛目和老师。让一个阿拉伯人跟一个外国人学习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用他纯正、清楚的阿拉伯语传下的宗教，这真荒唐！”他们还向穆斯林兄弟会提出条件，让它断绝同美国情报局特别是约翰·帕尔默上校的联系。他们对不得不揭露这些秘密表示遗憾。但他们说：“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谁先动手更应负责。”

其他的运动组织——如“定叛与从巴勒斯坦来回迁徙”、“对艾志达比亚居民的圣战”、“号召摧毁拉斯拉努夫工业联合企业”——也参加了这场有关重大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将会导致实现一些奇迹，如：海水淡化，并将其用于农业，将太阳能转化为燃料，也许还可以将石头加工成毛料。他们也指控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解放党离经叛教，把它们形容为反动、虚伪、道德败坏的内奸，并说这两个党的党徒不能接受这些新团体的挑战，如：他们不能敲掉自己的门牙，不能扛着 25 公斤的沙袋每星期走四十公里，不能把斋四十五天，而不是三十天，不能六个月不洗澡、不理发、不刮脸、不剪指甲、不刷牙，不

正式登记就结婚。而这些是要仿效米尔·扎达（祝他安好）的。

当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解放党听说了这些新的穆斯林团体的干预后，就一起发布了“法特瓦”（宗教决断），为了表示支持这些“法特瓦”，他们还在麦加的伊斯兰世界联盟总会，以及那个联盟在华盛顿（愿真主怜悯它）、光荣的耶路撒冷和古老的谢姆兰学院的有限的分会中，用右脚拇指按了脚印。这些“法特瓦”的目的，是为了结束这场关于这个不该深究而只须用以集结那些愚蠢的党徒的宗教的毫无结果的争论，同时也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掩饰自己。他们还威胁那些团体，说要揭露他们的真相，说他们是从外国派进阿拉伯国家的，说他们是受指示要以宗教为名来反对阿拉伯民族，破坏阿拉伯民族，以利于以色列或波斯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并要以虚幻的伊斯兰倾向来反对彻底的社会进步倾向，而他们这样做则是按照他们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摩萨德”秘密协议，并自然而然地要以伊斯兰倾向取代伊斯兰教。他们还宣称“定叛与迁徙运动”是来源于巴基斯坦，“召唤与圣战”是来自阿富汗、伊朗和印度。而那些地区正是形形色色的吸毒者、伪信者以及敌视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的西方情报机构的传统老窝。他们还说，这

些运动只是盖德亚尼亚教派、阿赫默底亚教派及巴哈伊教派的继续，而那些教派的创建者们都诡称为先知，最后都抛弃了穆罕默德的宗教，而代之以巴哈伊教、阿赫默底亚教等。现在“定叛与迁徙”、“召唤与圣战”以及诸如此类的号召就是想要取代伊斯兰教。

就这样，我们不能同这些党及其信徒、喽罗们一道参加莱麦丹月最后聚礼日的祈祷了，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直到世界末日也无法取得一致的分歧。但不幸的是，事情还不止是这样。而且，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对我们说：“我们拒绝参加，是因为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对于我们巴基斯坦来说，被霸占的土地是克什米尔；我们的死敌是印度，而不是所谓的以色列。”而印度的穆斯林拒绝应邀参加，则是因为他们同我们在有关敌人的定义、圣战的目的方面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直接敌人是穆斯林国家的马来西亚——它侵犯了也是穆斯林国家的印度尼西亚的边界，而他们传统的敌人则是日本。对于菲律宾的穆斯林来说，被霸占的土地不是巴勒斯坦，而是棉兰老，在他们看来，特拉维夫倒没有马尼拉坏。更糟的是，还有以色列的使馆和穆斯林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之间的相互利益。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以色列人只是阿拉伯民族的敌人，美国为以色列人的利益同一些伊斯兰国家结成了同盟。我们太自作多情了。伊斯兰并不构成一个政治统一体，也不构成一个经济、军事统一体。我们发现，以宗教的名义统治了伊斯兰世界六百年的穆斯林民族土耳其是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它同以色列人的关系很好；非洲的伊斯兰国家求助基督教徒们来反对我们，他们心甘情愿让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基地盘踞在他们的伊斯兰领土上。足以证明这一切的是：为了答谢法国让艾赫迈德·阿卜杜拉哈只重新掌权，穆斯林的科摩罗群岛竟把它的一个岛屿出让给了法国，马约特岛的穆斯林居民们竟也投票赞成并入基督教的法国。

所有这些令人痛心的结论都证实了：全世界的穆斯林不可能同我们一道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进行圣战，因为阿拉伯人的敌人是非阿拉伯的穆斯林的朋友，反过来也是一样。从而，直到世界末日也没有希望会有一个政治或军事的伊斯兰共同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绝对没有相互共同的经济利益可言。例如土耳其，在旅游和贸易方面是同以色列人联结在一起的，在劳动力方面则与西德联系在一起，同时，作为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她又同西欧密切相关，才不管伊斯兰（愿

它安好)不伊斯兰呢;又如利比里亚和马拉维的穆斯林,他们追随美国。全世界只有一些革命者同情我们,但他们不是穆斯林。他们说过:“我们可以证明:阿拉伯人是受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欺侮的。我们可以证明: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它是在公元1948年被占领的。”但我们却因为他们不是穆斯林而从我们这方面拒绝了他们的参与。可那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穆斯林并非就是阿拉伯人,虽则阿拉伯人是穆斯林。

就这样,莱麦丹月最后的聚礼日没有祈祷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发现,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先知、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敌人与自己特殊的利益。若非如此,就是蒙骗、荒谬、愚蠢可笑。阿拉伯民族应该尝尝受欺侮、被侵略的苦头,应该面对敌人的灭绝行动,那些敌人只是阿拉伯民族单独的敌人,同时却是一些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的盟邦和朋友,要调和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却让伊斯兰教解放党、穆斯林兄弟会、“定叛与迁徙”、反对安全和有信仰人们的“召唤与圣战”这些组织的追随者和喽罗们,像母鸡刨食似的在伊本·太米叶的典籍里、在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版本出的“锦绣法特瓦”中探索。他们说:“等我们一读完安萨里教长的

书，马上就会参加对敌人的圣战。因为我们要弄明白：死亡是飞禽还是走兽？如果像安萨里教长说的那样，是一种走兽，那是比驴驹子大而比马小喽！?当年落在作为麦加偶像崇拜者们俘虏的胡白卜·本·阿迪身边的葡萄，是从金星上落下来的还是从水星上落下来的？”因为麦加是没有葡萄的，但是伊斯兰教老权威伊本·太米叶却肯定地说，当时葡萄每天都落在胡白卜身边；而当年乌姆·艾伊曼在麦加去麦地那的路上，正把着斋，简直要渴死了，于是从天上给她降下了欧芹肉汤，还有一桶“爱福源”牌的矿泉水，她在喝过这种水后，就终生没有渴过；还有，当年哈立德·伊本·瓦里德包围了罗马人的一座坚固的堡垒，要求他们投降，他们对他说：“除非你饮了毒我们才会投降！”于是他就喝了两杯致命的氰化物毒剂，竟然连一根肠子都没感到痛。这都是伊斯兰教的权威伊本·太米叶写在他那著名的书中的，而这书则被认为是“定叛与迁徙运动”、“召唤与圣战”、“穆斯林兄弟”和“伊斯兰解放”的宪法。

好吧！我们就等着看什么时候这些伊斯兰党派的理论家们能完全搞清楚死亡究竟是飞禽还是走兽？麦加没有葡萄，葡萄究竟怎么会落在了一个在麦加的俘虏身边？汤和“爱福源”矿泉水

又怎么会降在了乌姆·艾伊曼的身边？……因为这些科学研究将会导致整个世界的改变：改变它的文化教育，改变它的那些公理，同时也改变它的那些建立在引力、浮力法则、三角学、几何学、离心力论以及对数等原理上的空洞的科学定理。因此，我们在等待着这些从拜火教、巴颍尼叶派（内学派）进口的伊斯兰党派的科学研究的结果。我们应当帮助他们重新印制伊本·太米叶、伊本·凯希尔以及毛杜迪那些具有引人注目的题目的书籍，如《宗教关于夫妻私生活的意见》、《宗教关于蓄须和吸烟的规定》、《再谈先知的多妻》、《天园人的阳痿》、《哈立德·伊本·瓦里德的吃肉干法》，因为重要并且有益的是我们须知道当年哈立德·伊本·瓦里德是怎样吃肉干的，至于他如何战胜罗马人的，他使用了什么战术，这并不重要。同样有用的还有伊本·太米叶的《关于用三只手指抓饭吃的道理的起源》一书。

穆民们！别伤心！在明年或是后年或是大后年……莱麦丹月的最后聚礼日上，我们也许会认识到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令人惊异的科学真理。

中午时的宣斋员

我们都知道宣斋员，也都喜欢他。甚至连孩子们也都由于喜欢宣斋员，喜欢他那把人从睡中唤醒的声音以及每年尊贵的斋月每个夜晚伴随那熟悉的声音而响起的那简单、节奏单调却好听的鼓声，而喜欢斋月，迫不及待地等待它的到来。我们都会听到那可爱动听的呼唤，倾听那些美好的词语。孩子们会长时间地反复模仿它；我们也会在类似的场合，每当我们想催促一个人起床和醒来时，模仿那种呼唤，喊一声：“睡着的人，醒来吧！”愿真主奖赏宣斋员，奖励他那看起来不起眼的努力，是他在斋月漆黑的夜晚傍亮时分反复呼喊，唤醒我们吃封斋饭，准备好在也

许是很长的一天里斋戒。

宣斋员是一种独特的难能可贵的人，而且，宣斋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人，他有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能力。宣斋员的责任是一种有关良知、心意以及自我约束的道义责任。他要努力唤醒每一个睡着的人，要不辞辛劳，长途步行，走街穿巷，去唤醒人们。为此，他经受过多少坎坷，遭遇过多少挫折，但他没有后退，没有消沉，而是念诵着真主的大名，继续勇往直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

了不起的是宣斋员没有谁唤醒他，而只是他唤醒睡着的人们。因为他不像一般的人，需要听到鼓声、听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喊才能醒来。我们大家都对宣斋员本身感到诧异：究竟是谁叫醒了，使他能唤醒外面呢？难道宣斋员不睡觉吗？当然，他也睡觉！宣斋员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呀！也会疲劳，也要睡觉，也会生病，或者，至少也需要睡眠和休息。令人惊异的是宣斋员在本是睡眠时间的清醒，他是在人们沉睡于梦乡之中，在他们处于放松、休息的时间里，执行他那神圣的任务，在黑暗中，即在黑夜的末尾，在拂晓前，磕磕绊绊，跌倒了再爬起来，不停地走着。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些人讨厌宣斋员，就像讨厌拂晓的宣礼员一样。不过，宣礼员

一天要重复几次，我们已经对他习以为常了，并不感到希奇，因为他从早到晚整天都要宣礼。宣礼员如今可以在原地宣礼了，甚至可以躺在床上通过扩音器宣礼。他不会打扰那些讨厌他的人，因为他不必像宣斋员那样，不必走动，不必经过他们的门口，也不必在他们的门口停下来喊醒他们。再说，宣礼词是有限的几句不要创新、人人都能背下来的话，而宣斋员却要走动，要创作，要敲着鼓呼喊，要念诵赞美真主的词句，为了唤醒沉睡的人他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还可以反复重复自己的呼喊与召唤，不过是用一种连孩子们都喜欢的好方式。孩子们会由于那些呼唤词的悦耳动听而记住它们，重复它们，即使他们还未十分明白那些词句的意思。宣斋员的声音极其富有魅力。他不用借助那些大喊大叫、震耳欲聋、令人心烦的扩音器，就像马耳他的宣礼员使用的那种扩音器。

无论如何，对于宣斋员，不论我们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好，甚至就连那些由于他让他们未睡成拂晓前的一觉，督促他们为翌日——斋戒的日子做好准备，而恼恨他的人们，在事后都会念叨起他的好处来。

说起拂晓前的宣斋员是这样，但是关于中午时分的宣斋员又该怎么说？！